

75360/4262(4)

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真西山集

四

卷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對越乙藁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臣一介迂疎蒙 陛下寘諸禁林清切之地蓋歐陽
修所謂官為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
浹未有秋毫裨益 聖政私自慚負無所措躬然夙
宵憂念惟在國事輒以區區愚管冒昧有陳臣竊惟
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易理之 朝廷又不幸值
疆大崛起未易勝之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其四山文集卷之十四
隙而歆以東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
疆此執之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
於國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
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輕敵
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甚焉者昔越王
勾踐違范蠡之諫驟舉伐吳以取夫椒之敗而有會
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
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嘗逞忿而輕發亦不攝
禍而自沮養剛強粟銳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
切讎疾之意於柔伏卑誦之際卒以報吳而稱霸於

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伐
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茫然沮喪姑息藩鎮
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
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末則異所以有勝負
強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庭一不暇顧違
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 宋室使偏師挫銳而歸歆
聖心昭然覺寤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
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用力益
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勾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
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

所就頽惰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韃人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光而我方靡然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執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群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儔秦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魂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此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譽虜故遂返強而為弱 紹興之初國執非不弱也惟我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虜情非懾怯請和之可以弭患也洎礪軍政蒐拔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

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已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虜且欲吞虜故能轉弱而為強方其始也祈 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旣脫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虜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我羯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 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扞禦之備在廟堂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勾踐之自強毋若德宗之

自沮懲 靖康畏敵之失而法 紹興制虜之謀則
國執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貼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恃者
和議或者徒見北夷之性喜寒惡暑謂其不能於
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年餘可以從容修
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虜人皆以盛夏
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
至急乎乃若虜使之來固無可卻之理然待遇之
禮所宜適中若過為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剽
聞王檝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隨欲

以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禮
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來又何以待之乎道
涂又言王檝將來金翠首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
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取服遺李全之妻而冀其
不叛也為國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
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當視為泛應不
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願詔輔臣亟加措
置毋以可惜之日月為虛度毋以難得之貨財而
虛費天下幸甚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矢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敢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執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鞭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躡輜河嶽而欲其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覘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統祖肇造區寓而北狄尚疆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瓜牙於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

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歆成復讎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於茅灘躬御戎服震懾天威而鐵簾之射初自聖意偏狡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為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政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

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
少臣曰 祖宗內庫之儲夫固為講武設也 聖
明在上躬履即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
武備乎况以國執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
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
地最褊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
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為智而
兼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
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動攻已缺不
以為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嶺制者是

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虛無
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
暇餘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
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不與知
者毫釐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 紹興初嘗詔邊
防兵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
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
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
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
其間遴柬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

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
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
目事關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
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 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
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
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
之急眡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焉草茅常布之士
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
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机事宣洩之虞臣曰不
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

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祕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
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
獲也已况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有
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 陛下不以臣迂且謬而忽
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
得 聖明其擇焉

貼黃臣謹按 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閱于西郊

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朕昨蒐去
冗弱遂為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藝祖之故事也
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閱于白石四年十月于茅灘

六年十二月又于白石 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
茅灘十二年十一月于龍山此 孝宗之故事也
今近而可考者莫如 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宮之
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舉大閱
而鐵簾之射創於十三年春優加獎賚又不興焉
蓋卽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費出於左帑
南庫及已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 上曰處分已
定止合內庫支可也朕椿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
犒賜凡見錄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今
內帑之儲豐耗饒乏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

之時惟樽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
臣李鳴復卽宮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
大臣推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覈舉凡浮冗不
急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上
欲崇飾私奉不欲顧徇人情以浮費為不可鑄以
武備為不必講臣恐一旦事至將有不可勝窮之

悔惟 聖明垂意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
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音二

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
倦倦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
遇 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
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
壽之道為 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慶君而已
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
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
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
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姓

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懼無非敬也敬
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
敬也周公歆王眡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
則游田不敢盥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
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
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一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
之詩以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第祿爾
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以
有如是之人可侍左右然後廸其君於道而受天之
福也夫人君嚮四海之奉步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

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
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
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
欲於將前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
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 陛下於親賢
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為
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
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
遺其後人也 陛下嗣 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
時饗祀固所當嚴而 一祖 十二宗之傳序其責

尤重不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
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 陛下所宜深勉
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
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
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
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
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
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
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
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

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
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已之
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有自天
之道故天亦天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
為師而以祖已之言自鑑此又 陛下所當深用其
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
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諷之蓋能敬與仁則
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
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
尊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

藥以長年未有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
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
嘗竊惟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
如玩靜壽之兩語 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
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
聖明裁察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已見劄子一

臣伏觀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
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
以此仰寬聖憂夫天道貴尊賤夷而本朝者中原正

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 陛下豈為區區
胡羯計哉况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
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 陛下所
以仰答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
為實意脩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
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夫為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腑且不
可隱况天道神明而可欺乎 陛下親政以來乾乾
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
詔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狎至而清臺占

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
者應天之實 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
邪 陛下所嘗筆之宥坐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
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
然後為無邪之實若敬為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
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焜煌日接
於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 陛下所嘗詔之
百辟者也登進賢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
後為用人之實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
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

諫者固見容而所陳未盡施則雖變龍之武相接於
廷鳳凰之鳴日聞於耳皆美觀而非實也况名曰卹
民而凋瘵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汙濁
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弊輕而不
行師徒喪於犇潰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
經理之實我狄豺狼日伺吾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
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 皇家豫形警告至惓惓
也伏惟 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
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
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餽兵

當有潛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竊罪禁林蒙恩
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敢避犯顏之誅
僭陳苦口之戒仰祈睿察

貼黃臣竊見

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

工訓勵風俗皆以

御筆行之

此實英主作新群聽之大權

也顧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
具文視之習為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
具紹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 御筆一一稽攷未
行者趣施行之行而未盡者更檢舉行下使令命
不為空言而中外咸仰大信仍願自今謹悉其出

如震霆之發以時毋致頻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下之幸也

二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
議論盈庭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
之姍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采
邪臣竊謂人材有小大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畧短皆
足以有濟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
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
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

辭令裨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
卓然自立於晉楚二疆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
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
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
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
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 神宗皇帝
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
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看詳此皆
故事之可法者也近觀 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
成冊以進群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徧觀

願做先朝已行之典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
二三人付之看訂刪去浮辭剝取要語仍各從其類
繕錄成秩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陛下
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
擇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
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
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虛譽
用人而無以覈其能不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
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
有陳伏祈聖察

進故事

故事

乙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國語吳王夫差

夫差吳王名

起師伐越越王句踐

句踐越王名

起師逆之江

逆謂迎而拒之也

大夫種獻謀

種越大夫曰王其無

庸戰

言不必戰也

不如設戎

言備兵自守也約辭行成

約辭謂卑下其辭行

成謂求和也

以喜其民

民謂吳國之人

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

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

不吾足謂不以為可

憂也

將必寬然有伯

音霸諸侯之心焉

寬然閒暇之意既罷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

燼謂灰炆也

乃無有命

矣

謂絕吳之命也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

諸稽郢越大夫

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弊行禮敢私告

於下執事昔者越國見禍猶言被禍得罪於天王天王天子也

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孤猶外也而又宥赦之先是吳伐

越許之平句踐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

也言吳有全活之恩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

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

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

二三之老老家臣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

怒屬兵屬兵猶連兵也將戕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

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言不以鞭箠指麾之而辱

遣軍遺也句踐請盟一介音界嫡女一介一人也執箕箒以眩

於王宮箕箒洒箒之具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槃匱

侍御之人御謂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解與同天王豈辱

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言此征取諸侯之常禮也敢使下臣盡辭

惟天王秉利度議焉秉執也利謂便也度量也彖謂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言欲許與越和免嬰拂思慮也若越既改吾

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謂自齊還整兵伐之申胥諫

曰申胥即伍子胥也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

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

還反也玩猶侮也弄也

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

蓋威以好勝

蓋猶尚也

故婉約其辭

婉順也

以從逸王志隨從

也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

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

上聲

炎炎及吾猶可以

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

虺小蛇大

吳王曰大夫奚隆

於越

隆盛也不必以越為盛

越曾足以為虞乎

言不足為大慮也

若無

越則吾何以春秋曜軍士

言無越則兵無所振輝

乃許之成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讓

之謀也周衰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用詐謀以

徼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出師以拒之其

臣大夫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

成於吳行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

且屈則吳人必喜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於是句

踐從之使其臣諸稽郢求成焉尊之曰君王天王

者所以啟吳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者所以殺吳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箕箒之役男

奉槃匱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處以貢獻之邑自名

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

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善哉子胥之諫也曰

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疆也大
 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故婉約
 其辭以從逸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得敵國之情
 矣蓋吳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
 察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諫
 一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吳何惟其誘於卑辭而
 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于北方
 曾未幾時而越入吳矣蓋卑辭之能誤人也如此
 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蔑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
 魏之併智伯以夷狄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密

用驕之之術故曰始知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此兵家之秘謀百試而百中者也葺爾
 女真崛起窮髮其吞遼人陵中國大抵假和之一
 字以為誤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絕口此
 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
 紹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給於韃竊聞韃之取西
 夏取金國也皆先之以議和之使而隨之以侵伐
 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犬戎多詐一至於
 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以蠢蠢之小夷驟得志於
 諸國驕蹇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

虜酋見之温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
得此於彼也報使過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
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
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
辭也我既舉兵彼宜絕好而王檄之來則自若也
我既彼攻彼宜我忿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
神物之警言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得其
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我之
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也其忠心
愛我邪抑畏吾甲兵之疆邪其亦有謀臣如種者

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上邪是不可以不察也先
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嘗施之二國
矣又安知不歆施於我邪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
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机穽於康
莊也欽兵遠去鷙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
致魚之術也伏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
之無以三代仁義望大戎而以末世詐譖虞大戎
大為之備以措四海於安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
悔實天下幸甚

故事

十二月一日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十三年二月乙卯步軍都虞候
梁師雄奏射鐵廉合格官兵人數 上曰聞射鐵廉
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
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 陛下以此法激勸不
特申嚴告戒自然戮力事執人人皆勝兵矣 上曰
然

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為其有志
於奮勵無志於宴安也 壽皇聖帝當時平無事
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閣藝於選德以進士
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為之至

是又命士卒射鐵廉勸以官賞人人奮勵其振作
之術深矣究觀 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恥哉

臣某竊謂國之強弱在兵兵之勇怯在氣有以
作其氣則懦者勇無以作其氣則勇者怯 孝
宗皇帝以兵久不用懼其頹惰委靡而不振也
故凡所以激勵之者無所不至白石茅灘之閱
與鐵廉之射皆其事也今自嘉定和戎之後兵
久不練而宿衛之師為尤甚臣於便殿之對已
嘗專陳之矣懷不能已又因故事之進為 陛
下言之夫所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言戰鬪擊

刺之藝與歌舞談諧之技一工則一拙也古人每以此而規國焉戰鬪擊刺之藝工則其執日以強歌舞談諧之技工則其執日以弱兵凶戰危雖非治世所尚然戎器以戒不虞弧矢以威天下固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况強敵暴興接我疆場兵端既啟後患難量其可不仰繩 祖武以整軍修戎為事乎惟 陛下加之意則天下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對越乙藁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分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州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內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正將貝旺元係准西廬州強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陳剛統領于公輔都統王辛主鑑夏友諒等在邊淮屢勦虜寇立到奇功唱轉官資紹定元年準樞密院劄子

從制置司保明差充雄邊軍准備將及汀邵寇作
又隨總轄王祖忠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禽獲
渠魁招捕司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今來資帖
又申明朝廷得 旨再轉兩資今此料羅之戰旺
以一船八十餘人而當賊之八船五百餘衆賊舟
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強弓倡率諸
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幾於淨盡其初據所申
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增飾及將旺禽到賊首賊
徒聚通判職官當廳引問職徒皆言是日賊船兩
隻各有七八十人皆為弓箭所斃旺又跳過

船殺死二三十人其門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
部領某尋親詣兩獄子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
初可見旺為人朴忠所申非妄竊見此賊在海洋
行劫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貝旺率先用命
且勦且擒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人才奇偉
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今將佐之中實
為難得欲望 朝廷特與超轉官資陞加職任以
為用命勦賊者之勸某證得貝旺元係進勇副尉
又得 旨再轉兩資覃恩合轉兩資將下巴係進
武校尉又旺準密院劄差充准備將已經六年後

蒙淮西制置司陞充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領今見充左翼軍第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又有勞効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於進義校尉之上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殿前司及本州節制司乞為備申 朝廷正賜劄下補充正將其亦已具申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施行

一左翼軍准備將吳寶義充裨校暗曉軍事昨統制齊敏差撥軍兵出海憫其年老欲令勿行而寶毅然願出死力及料羅之戰貝旺一船為賊圍掩同行兵船無敢進者獨吳寶直前應援手刃數賊不

幸重傷而死一時官兵與貝旺同船有戰死者乃同陷患難義不容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卒殞賊手尤可嘉尚本州已支犒錢會及為文以祭贖卹其家見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刺充効用及自餘戰沒官兵亦等第優卹外證得嘉定十一年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撥發官王大壽亦死於賊某具申樞密院繼蒙指揮行下王大壽贈保義郎今來欲望 朝廷證王大壽例將吳寶特轉一官以

為來者之勸

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貝旺轉承信郎與陞充正將職事吳寶特贈承

郎節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守本州自捕賊首趙希邵等之後具申 朝廷蒙發下度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圍頭寶蓋及修葺法石永寧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兜水軍名額以至儲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軍船壞爛而不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頽墜器甲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繕治尚未能就緒及有賊船侵軼郡境倉猝和雇民船應副大軍之用

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劫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糶價翔貴公私病之其為利害固已不細况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則焚之大即取而為已之船其人或與鬪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能使船者為已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為出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

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為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其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頓水軍及添舡大船葺理諸寨務為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赤立官俸軍糧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俟旦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 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荻蘆寨廣州推鋒軍及漳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舡船隻閱習事藝云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六州

軍處處有備會合勦捕庶幾可以殄滅免為海道無窮之害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各證所申事理日下嚴切措置將應管水軍及巡捕官司船隻湏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仗乘風駕使閱習事統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為具文却致臨期生疎誤事仍先具知稟申樞密院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三十日據

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坭海劫掠漳
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回
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因依當具申本路經略安撫使
司及移文漳州乞發兵船前來會合沿海駐劄官軍
船隻併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
到東界新埭柘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
早暮被賊船一十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伏上岸
劫掠復使船到柘林灣擄去監綱船二隻日今見在
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及據水軍統領關承信副統轄
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練官鍾明管押先鋒船一

隻在彼同共擄探見得上件賊船有一十二隻拋泊
深灣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巫洋探伺至洋心偶
見一艘船隻從東洋使入內二隻迫近本軍兵船當
開弓弩箭射其大艘賊船前來圍累本軍為見軍
寡賊衆恐失事機抵得駕船使回把截本港日今賊
船隨後趕來拋泊吳田灣與本軍人船對望緣諸州
兵船未到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見南風
正時所有海賊船隻通年往來漳潮惠州界上衝要
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來
攔截行劫今來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

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關承信高進義小江巡檢及沿海隅總等人整齷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證會疾速區處調遣兵船會合外申乞差發兵船前來本州海次會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番船無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見泊深澳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劫米船以豐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叵測為謀不臧此猾賊之所為非復尋常小竊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其賊衆已近千人若容養不

除聲勢日熾未易剪滅兼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岸以供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為限即欲與漳潮二郡協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頗盛所當審圖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亟告廣東帥司多發摧鋒水軍前來勦捕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背交攻庶幾必捷欵望 朝廷亟賜劄下廣東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掎角決可禽滅賊徒肅清海道除已牒

左翼軍差撥兵船及行下晉江同安縣勸諭民船并
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
揮劄下廣東帥司調發摧鋒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
諸灣民船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
軍相為應援庶免誤事申聞

劄下廣東經畧安撫司證所申事理之便調遣摧
鋒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賊徒所
與本州已調軍民船尅期會合首尾接應併力擒
討須使賊舟竄逸無所日下盡數敗獲海道早
肅清毋得玩縱滋長賊姦并劄福建安撫司

論閩中裨寇事宜白劄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巳丑庚寅群盜蜂起放兵四出
毒甚廣賴 聖朝處畫得宜顯置招輔一司于建劍
實與汀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適得其人調發淮
師又皆一可當百故兇渠逆儔相繼剪滅閩境肅清
此皆廟謨密運之效然汀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遁藏
山澤者不為無人其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
而白水一峒近在建劍邵武之境地嶮而首黠徒畏
招司之威而未敢動耳今招捕既從洪都帳前之賊
將勁卒悉挈以俱招司既罷而潭飛招賢下三筋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皆未成就備豫闕然萬一
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其上四州之可慮也
陳三搶諸寇據信豐山中為巢穴而出沒於廣惠循
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西難犯必趨廣東應
東有備必窺漳泉此執之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
巖長泰而次及於永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
有警則自莆至福皆動搖矣此下四川之可慮也安
撫使置司三山一道藉其鎮壓第與汀邵聲執不甚
相接雖名師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翼而
士卒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兵一

旦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關守愚謂宜選廷臣
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四州兵甲盜賊
之權蒐擇將士預為之備整飭戎政赫然精明使遺
孽之伏而未動者知有所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
也其次則諸郡之守有智謀可倚仗者雖滿而當留
不然則雖未滿而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
兵責自守臣精加閱習而令帥憲督察之汀邵置寨
之未成者宜趣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
者戊申地震實為下土不安之象而稽諸人事其可
慮者又復多端用敢條陳其略伏幸采擇

小貼子監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論迄未聞大有更易今汀郡之人千百成群執持兵般販于漳泉潮梅諸處者如故而縣道以監為歲計者亦不少異於前禍亂之萌士深慮愚謂宜從朝廷專委監司之有識體者一員用先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論立為良法以白于朝而施行之此類也併乞裁酌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窘急上下煎迫

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盡耗之子錢木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司之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衍至慶元者一千三百餘人外居者四百四十餘人日則在院者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七人比之慶元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熙間則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淳熙以後至于今日則朝廷運司應贍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置司之初令運司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之廩給其費未為夥

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 朝廷已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蓋知州郡經賦有限不令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道中前以守臣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傳自得之奏既罷其科敷而今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糴以兩項度牒言之為錢已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曰自建炎至于淳熙間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杓始以三十年之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窠名錢本州都稅務補稅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

充宗子之俸於是始定立額後來口數雖增運司一不復問而悉令本州自備矣然漕司歲給糴米之萬緡猶自若也 朝廷兩項所放之度牒亦自若也本州雖有出備其數尚少其後運司萬緡不復給而撥興化通判廳錢七千五百貫比之舊例則十分而削其二分半矣 朝廷兩項度牒亦不復給而止撥提舶司錢二萬二千四百餘貫則比之舊例三分幾削其二矣又漕司所撥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其實催到者三萬二千餘貫是於漕司元撥之數四分僅得其三也比年以來屬籍日增以俸錢言之每歲占一十

四萬五千餘貫而漕船兩司所給之錢僅五萬四千
四百貫而本州出備者九萬六百貫也以來言之每
歲支二萬二百餘碩以中價計之每碩為錢三貫文
計錢六萬六百餘貫運司所撥興化軍通判廳錢僅
七千五百貫而本州自備者五萬三千一百貫也合
錢米計之凡出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以區
區一舟之力而獨當其費日深日重至於如此而南
外一司之官屬與有官宗子之養廉宗學之養士等
為錢一萬一千一百餘貫米一千五百餘石又不

為故曰淳熙以後至于今日朝廷運司應贍之

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之前未以為難者
本州田賦登足舶貨充羨稱為富州通融應副才
其乏自三二十年來寺院田產與官田公用多為
家鉅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產錢而後售
日賸月削至今七縣產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
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
不坍落者指為坍落未逃亡者申為逃亡常賦所入
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
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
定間某在任日舶稅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

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常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為不過陰縱諸縣探借一二年之稅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逃閣死絕之賦甚至無罪而佑籍非理而科罰無所不為民之憔悴為日已久其之至也講求利病於前數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二大縣以此藉口版帳之解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解分文者官俸兵糧已苦不繼某守臣也到任六月而僅宗子廩給率常拖壓其年及當請與當增請者不敢便行幫放宗婦之成

親宗女之歸宗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于庭者幾無日不有其間縑綵憔悴之狀有令人惻然者舊例常以月半支錢每當其時盡空諸庫闐奏不上則借兌諸司之錢侵動交承之數猶苦弗給至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又自前人輕改稅法令下戶專納價錢米數緣此日減今適年催到止四萬石有奇廩給宗子之外率欠軍糧三數月又未免那移官錢措置收糴今當極弊之餘不惟無米可支又復無幾可糴諸卒月糧箇費借辦宗子之米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相視無策蓋

常賦之入既不足用而橫歛之事又不忍為且不為
不忍橫歛而已凡人戶稅賦豫借至六年七年者方
此稽考與之理豁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所以狼
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繆本無能為之材又曷當
不可為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合即控告 公朝
丐從罷免別擇材能之守及今整頓庶或可為而謀
之同僚皆謂 聖朝寬大軫慮四方為守臣者倘以
利病之實上聞必無不聽况求 朝廷之錢物養
朝廷之宗室尤必樂從用敢瀝血投誠仰告 君相
伏皇 朝廷特賜矜憫將即目歲支宗子錢十四萬

五千餘貫析而為三 朝廷應副一分除歲撥船司
錢外更就撥合解上供銀八千三百八十兩計價錢
二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分除歲撥實
到錢三萬二千餘貫外更增撥一萬六千貫以足其
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
米則折而為二本州管認一半一萬二百石 朝廷
於前項上供銀撥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
更撥度牒三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
歲猶出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
宗司宗屬與養廉養士之錢米復在其外其數亦不

為少但比之前日粗獲少寬譬猶羸弱之夫身負百
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象造化垂憐悉從今
請在 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
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橫歛亦得以一切禁絕則
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
錢已無可兌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
出內外三千餘口嗷嗷待哺其何以處某雖鐫削羅
斥何益於事湏至申聞者

小貼子某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
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窮流

其狠俱益甚於前 聖朝仁恩沾被草木必不忍

皇校 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葦忠厚之仁廣
藹藹本根之庇亟垂拯拯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
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
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况
積年凋瘵之餘兩邑焚燬之後瘡痍未復愁歎相
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乞矜察

小貼子某今來所乞就撥本州上供銀或恐版曹
重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

直之西山之集卷之五十五
十五
淹歲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廩
給愈見拖壓竊見 建炎 乾道間皆是撥降度
牒以助本州但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
道而又撥提船司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船
司錢之外非得度牒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
朝廷矜憐屬籍之狼狽特賜 旨禪除每歲仍支
提船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則上供
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而於宗室養贍之
費粗足支吾在 朝廷所捐特其毫末而於 國
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 恩慈特示

報可某豈勝虔切俟 命之至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證對某昨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為數繁
夥倉庫空竭支給不時輒敢控告 朝廷乞每歲撥
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
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月二日奉 聖旨令
計濬庫每歲支給度牒六十道計泉州每道作八百
貫變賣宗子請受支遣仍下提領封樁所證應施
行劄付本州者仰見 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
之空乏霽然恩施降自九天闔郡官民內外宗姓莫

不歡呼鼓舞仰戴深仁第某退與官僚同共筭計每
歲宗子錢米除 朝廷及轉運司應副外本州自備
者二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所從出詳
細已具前中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牒一百二十道
盡蒙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貫本州猶須自出五
萬餘貫錢會各半糴米之數純用見錢周郡之力尚
未易辦今來給賜僅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
則本州猶須自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
所從出深恐宗室請俸仍是未能力及時而詣縣之急
鉅橫歛亦未容一 盡革及復思念不允冒犯斧鉞

再伸忱請伏望 朝廷檢證某前申每歲給降度
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某當專一令椿贍給宗子不
敢分文別用其所蒙提領封椿所發到六十道已一
面措置變賣將未支請給月分逐旋補支仍將兌過
諸司等錢撥還別具帳申聞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
道伏乞速賜 旨揮施行

得 旨令封椿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六十
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
封椿庫所照應施行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劍三州接境紹
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由漳境徑犯永春次
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瘳某自到任即
據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永春縣衝要之地初
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人屯戍庶可弭患未然某
旋加訪問衆口一詞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
陳珙相視形勢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預加擇選準
備番戍外但初造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日
今因於宗子俸給委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內首
修城官會四萬六千貫文擬欲推行乞用兼官矣

八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左翼軍出戍浦城縣
其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錢內支給合具申
并劄下從其所申於永春縣置寨一所差左翼官兵
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將椿管修城官會兌用別
具細數申乞除豁及劄下本州於通判廳官錢內支
給生券錢米伏乞指揮施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澇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餉不
足糶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 朝廷乞行下浙
西少寬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糶十萬石

四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 仁聖
在上必垂矜許邇日以來非惟福州貴糶而上州建
寧下州興泉貴糶尤甚蓋建寧專仰土產它無來處
去歲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
產之地既各不稔故府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
之民相槌為亂雖幸粗定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
賑卹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助之然所及無幾來日
尚長福與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
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者絕少故其價直
日益以昂臣昨所乞儻蒙 朝廷即賜施行但可少

寬本州未能均及諸郡每聞建泉細民艱食之狀輒
為蹙然伏念臣嘉定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野無青
草臣與諸司同請于 朝蒙賜建康轉般倉平江百

萬倉米合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糶濟而緡錢度牒又
不與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茲福建之歉固未如
往歲江左之甚然寇攘甫定之餘所至民力彫瘵而
困於貴糶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拯則自今以往不
惟糶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糶流離饑莩近在日前臣
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來計議惟有控告 宸宸
冀垂 天造行下平江府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

應副四州軍賑糶容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
到價錢徑自拘催赴浙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糶補
其於 朝廷儲待初無所損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
獲免溝壑仰戴 仁天之覆奚有終極頌至奏聞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對越乙葉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關毓 聖之
期 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 皇帝陛下道由生
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
有 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禡慶繇周曆臣頃綴六
卿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
封三祝第虔鄉火之修

又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廟上天子
萬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其實歡實抃頓首
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副健中正日新君
德已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依
於中命衍過曆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志繼 闕在
阿在槃澗方賡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
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回東朝已霽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光

之祥共贊與齡疇非戴后臣其實歡實抃頓首頓首
恭惟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澹泊體道
希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養
志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先與上古而不老臣遙班通
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王卮為壽
頤益僧少廣之年

復官謝皇帝表

瞽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微迺悉還於故物
幸逾始望恩出更生臣其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昔綴周行嘗誇內直花輓畫景久承 寧考之恩

蒼梧莫雲忽灑茂陵之血屬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
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
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非時變無袁盎之忼慨
有汲黯之戇愚 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竦於開導國
人皆稱有罪 上獨示於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
奪駢邑之三百出畫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
劉生徙抱惓惓之意雖欲磨鉛而自效終虞復玷之
孔艱遽放紫誥之新畫澡丹書之舊袂仍元士班毗
邇臣間館珍臺媿苟媮於廩祿鈞天廣樂恍如侍於
威顏人皆謂祭臣獨知懼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聰

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躬修
於曠典道可民以孝既洽四海之騅與物為春忍眠一
隅之泣釋羈魂於幽室返逐客於囚山爰及顛蒙亦
叨牽復臣敢不淬磨宿志滌滌曩愆大馬之養無施
惟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上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大告
不遺簪履之舊載放命數之新十年之疇一日而復
臣其實惶實懼頓首頓首欽惟我 宋之極治世有
大母之慈謨 元祐人材賴宣仁之培植 紹興國

論繇 聖獻之開明用能躋登太平光復舊物不圖
至此寔親見之臣曩際龍飛首饗駟召念昔受知於
寧考未酬罔極之恩迺今獲事於 嗣皇當守勿欺
之節冀殫塵露少答乾坤訖當五窮自貽三黜匪曲
垂於宏覆將生錮於終身茲蓋恭遇 壽明慈敷皇
太后陛下魏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宮之克殫自
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初元擁立以來
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 聖子鷄鳴之間必及 先
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入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
祿既竣盛典遂布寬書臣皆得以生還羈馭

其旅殯凡被 公朝之厚澤悉由 慈極之至仁而
臣竊祿有慚報恩無所願歆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
華更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
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其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靈
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弃之材韓安國起
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吏蓋值明時微臣
之漢唐之子之能 陛下守 祖宗萬年之法昨者
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白

魏格君之亡術方稱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霈宥
一頌盡洗元成之玷何嗇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且
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
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轡
皂蓋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
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
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
十室而九之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
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省迂疎若為經理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愛

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
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
獨携孥祿弗逮於養親志唯顛於報上拊摩瘡痍冀
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充職躡陞三等之華
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其中謝伏念臣猥繇陋學蚤
待末光禹訓至明嘗疏榮於帥閭克文有煥復假寵
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震之譴甫叨牽復旋
被甄升名聯唐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維神

祖十九年之制作垂炎圖千萬祀之憲章邃閣秘藏
求儷義娥之照名儒典領儼分鷄鷩之行廼容孤外
之遠臣而參廣內之近列僥逾已甚負任實難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
畿甸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堂隅為之慘怛肆命從
臣而作牧度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令勉思
殫竭為中郎於禁闥固所志之愛君安赤子於海瀕
是亦臣之報國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遠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功分閫之味

顯服龍光私憂文獻召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
朋 先帝輟諸玉室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
之籍旋付藩條 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
亦重臨郡寄僅閱歲暮米磬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
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眠初心而猶
慊幸值陰霾之披豁悅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
在親擢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
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
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瘡痍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
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與之馬其無侵枉誰為游釜

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瘳之後正真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廼臣
所職祗媿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
符晉出培千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祖
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 詔旨思體 聖情志或
得行詎有禁闥淮陽之間職當自勵願惟穎川渤海
之師

謝除戶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閩之罔功一禮遙歸叨地官之進長
班躡陪於踐斗懼采重於履冰中謝伏念臣素守朴

忠濫膺廸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
於山林寢遯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帳去國之十
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
流阜蓋分符輶復既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行仍喬
於故鄉曾坐席之未溫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
清朝之記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
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誤拜演
綸之渥冒陞曳履之華退省駑疲曷勝螽負茲蓋恭
遇 皇帝陛下乾剛天健蓄懿日新親庶政以厲精

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別忠邪念臣嘗參紫橐
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
不期稱隆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慚源流本末之
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
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
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
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為
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

道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照而知
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廼
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茲諛象
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豪雖共兇雜進
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禹不重菲薄欲效編摩邊
惟三至之諛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
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恹恹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
矻矻以窮年首劄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
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

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
嶽之崇深期效消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
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
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
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
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勅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閑雅召至翰林虛
席以延亟其祗命

謝宣召入院表

十三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
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
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
忤指而暫間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滁出
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
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
者才華弗競慙拙自將掌 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
越俎迨 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
之類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浸少藝業益荒結茅屋

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救云白
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
入之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
志孚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垂或訪河西之事
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之
臣敢不益堅晚節思荅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
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擔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逼華蓋遽冒恩光兼陪
勸誦之聯曷副掄材之意并謝唐室之崇內命

魏松人惟

聖朝之得臣終名真學士豈獨文章

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稱凡厥封囊且陳時
病至於舉筆猶寓忠規懷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
愛君有素典誥非長曩自中祕書久攝承明之直晚
繇太常伯躡升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顯舉
至和得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為官
擇人則材能之夙異一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勝
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儉一如
於 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勲畦種群賢將備
無窮之用故雖庸瑣亦汗凝嚴臣敢不刻意斯文勉

有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薄技之能堪以救時行道為賢尚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廐更驚晉錫之蕃際遇何功服乘有耀中謝伏念臣少無綠飾老益虺隤衣敝緼袍莫無慙於季路御款段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鑾坡猥獲分珍於玉陛鷓錦之紋煥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權竒華之六轡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澆清切之明以俾冒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漸微裨補之能燕駿

願廣招徠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泣政莫如鄉部之難兼此寵榮惕焉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疎兩朝千載之逢荐沍華顯一節四麾之寄蔑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極弊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寔蕃廩祿弗繼內循薄技既初亡鞭笞之長俯眊窮甞寧忍用箕歛之術輒效求芻之義冒干行葦之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

竊方勉竭於撫摩粗銷田里之敷愁即丐山林之間
散未能底績遽已蒙恩陞近職於文謨付中權於閩
服顧慙譎陋曷稱褒遷不稼取禾雖追公言之誚維
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嫌敢瀝忱辭冀回渙渥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國計為甚重自仲由之
材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况如臣之不肖而使攝
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亦已明矣伏念
臣曩負罪愆衆所指日保全覆燾盡出聖君之明

臣子之幸祠奉祠喻年而身之即自入心

聞感激恩光磨礱朽鈍每思興悠久之利不敢徇苟
且之謀私願 朝拜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
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
一念別覬寵榮豈圖到官俶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
自天仰惟 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
在闕庭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筵跡鷓鴻
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
望 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用稔師言

再辭免戶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

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改在私門
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
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
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
已驚於闕庭盍即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
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
巽之才僭瀆 睿聰冀還 宸渥或改司於明局或
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予之嫌器名增重下免僥
逾之媿廉耻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迤邐
赴關外所有權戶部尚書恩命合伸懇免降詔不允

朕自承大統倏踰十年謂藩閩之間雖以任師帥
為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為先宜有千人之
英來預六聯之長卿忠忱許國謹論昌時兒童知
其姓名縉紳聞其出處每深簡記茲甫召除近臣
盡規蓋有關於君德司徒掌教夫豈為於民財式
副詳延寧容辭避其祗前席之意毋徇循牆之謙
所辭宜不允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惕十稟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士拜
真除者少繇 慶元迄 嘉定之末歲殆幾三紀之

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
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久文章爾雅
必有先秦西漢之風德望老成乃稱北扉東閣之選
伏念臣謫焉孤學藐爾下材昨事先皇獲濟內命
既求試於民事遂積困於吏氛司空城旦之書幾於
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廢忘故游用於初元竟年
辭而得請於赫聖神之斷丕昭號令之新宜屬鉅儒
俾當鴻筆度海內讀懇切丁寧之詔知聖上有憂
勤惻恒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而攝貞已
愧能言五十七而為真敢尸誤寵迺若侍經之職尤
受降詔不允

高勸誦之班既已試之無不豈重來之可勉仰
斬宸指併寢恩綸悃悃之私凌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祇
卿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惜今還朝也民
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君志念懼
切論議侃侃一出于三耳然則代予言以詔四方
舉堯舜之道以責上是職正卿在也而得辭乎况
國人所期朕意所屬有不止此者卿豈不察避也

具辭免狀

北扉建長西學待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聖朝

之所謹選其在驚心者非敢言也臣頃在初元嘗陪
經幄未殫忠益已困煩言故當出盡之時不勝戀闕
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顏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
其敢以不能自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為甚重近
世多虛而不除顧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觀 朝廷更
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殆
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疎之學骫骳之文一旦躡
而為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蹶蹶不安頃至再塵天聽
伏望 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
寢免改畀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游其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

十一月末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
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
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
人之徒也恭惟中興 三聖揖遜相承無媿堯舜豐
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
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媿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
長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河
為再叨妙選况臺蜀之者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
謂得人豈容末至躡處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

皇慈收回渙渥顛命者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
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引鞏語既知史之難其言皇家世又知史之長
則卿史學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炎中興
迄今百有餘載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
忸焉寤寐不置比喜得臺今復詔卿蓋與先朝
分命修初以作唐史同意欲趣于成耳其相與舉
綱撮要共裁衆工使汗青有期畱信無極以稱朕
章明祖烈之志則予汝嘉仲叔之間何足為遜所
辭宜不允

卷第十六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對越乙藁

舉刺

中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證對某去歲蒙恩再守泉州是時已聞本郡年來民
窮財匱大非昔比意謂此特未知節用之方而已曩
自江東移守之時郡計亦自甚匱多方撙節甫及年
歲遂可支吾今者不過力守前規必無不可及到官
數月推尋顛末乃知昔年之患在枝葉而今日之病
在根本夫一郡有一郡之財賦一歲有一歲之財賦

量入為出豈不可為而今之泉州乃真不可為者蓋
由根本成伐之幾盡生意蕭索而無餘故雖極意撙
節而未能救也根本之壞其事多端某不敢悉以瀆
朝聽姑舉豫借一事言之蓋自十數年來諸邑令宰
多非其人產錢失陷而不知考覈版籍散亂而不知
整頓鈔書積壓而未嘗勾銷姦吏豪民相為欺隱於
是常賦之入大虧而預借之弊始出一三大縣大抵
皆然而南安尤甚緣其中間屢不得人或以他官攝
事故其積弊日以寢深而通直即梁三聘適承其後
儻其人稍有材力到官之後於前三者用力整頓亦

不至弊壞若是之極而因循廢放遂以預借為當然
紹定四年已借至今年而五年已借至來年矣自某
之來不得不行禁止而三聘乃謂預借者縣之所仰
以送州者也州既我禁矣使我何所從出於是自今
年正月至于五月一錢不復上州某既為黥竄縣吏
之尤姦蠹者數人以其家貲代版帳一月而自餘月
分仍前不輸截日終拖下版帳錢上供銀錢大禮錢
共一萬五千貫有奇本州即目困於宗子之廩給無
所擘劃而又湏為人戶理豁預借錢為本縣代出上
供大禮銀錢又將何所措辦某夷攷其人本無會纂

之行深欲保全之每諭以振刷精神興起廢壞而其材力終不可強漢人有換縣而治者亦欲倣而行之又適無可換之人不免委惠安簿吳子良往助其鈎考而事權不專猝未見效顧念南安為泉壯邑獄訟財賦倍於他縣三聘在官非惟財賦不辦獄訟亦多不理又其到任甫一考有半來日尚長深恐邑事日甚一日至於不可扶持而後已三聘亦自揆其材不足以振起彫弊數欲自為去就用敢冒昧申陳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降指揮令三聘赴部別行注授而選擇賢能之宰整頓此邑磨以歲月庶幾漫還舊觀

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小貼子某聞下任已自差人亦非材士偏郡守臣不敢輟易申辟竊見奉議郎新除南劍州尤溪縣徐鹿卿材識不凡疆毅有立欲乞堂差改知南安縣事則本邑庶有興起之望其已差下人乞送部

別行注授伏候指揮

十月十日奉聖旨依梁三聘與祠祿徐鹿卿差知泉州

南安縣填見關

奏伸雪葉莫誣枉乞加錄用狀

臣恭覩 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來開衆正杜群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

至於踈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洗滌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焉嘗捐軀命委家族為一方翦除兇叛而扼於讒口困躓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閔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次臯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法美寬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略俾為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即奏于 朝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獎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閒廢頗久

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辭以欺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為己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為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囂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為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攝郡臣為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代之泌至武岡而未守適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亟

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迄能顯立功效不負委令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効遵于朝又慮其久留竢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燄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較藉虎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

於中擇可伏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為已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橫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慕倣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遵不思由已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

豈第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
言者未必有心遵實織成其罪莫既鑄斥遵遂得祠
懲勸易施重為可歎臣平居念此每為拂膺今者天
啓 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莫之
本貫在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虛負委令
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
之以免責今可不為之訟寃事之本末不敢悉塵天
聽已備錄申尚書省外莫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
任通判共歷二考八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
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 聖慈念其

捐身弭亂之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加錄用使天
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
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 旨以莫
知贛州

福州舉自代狀

朝奉郎前知荆門軍張元簡有博綜古今之學有兼
資文武之材負抱卓然器能偉甚論思獻納固所優
為牧御撫循亦嘗小試陳義而去有蘊未施臣實不
如舉以自代

應詔薦士狀

朝奉大夫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稷忠信篤實寬厚和平臣昨帥長沙實掌書記公庶一節勤瘁百為若建社倉若行稅酒寬省租賦字養惇嫠惠利稍及於斯民希稷多為之贊畫其後帥臣余嵘因而委任降鄱縣之寇築茶陵之城績效著明公論推予朝散郎主管西外睦宗院鄭逢辰生於貴介之族不為居養所移好學自修親師取友志尚不苟材識亦優屢任宗官安恬不競臣令暫攝機幕裨贊頗多條醜政之便宜革其苛擾講舟師之利病為之扞防詳其器能實為通用二人者若蒙 朝廷以叙進擢

付之麾節必有可觀朝散郎通判漳州錢相才力強識見開豁辦治之長著於宰邑閔決之助見於佐州履正奉公乃其素守剴煩破劇實所優為儻膺臨遣之榮必有澄清之效

除戶書舉自代狀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張嗣古蚤中甲科嘗參柱史當侂冑秉權之際既弗詭隨迨彌遠顓政以來又甘退屏積三十年之處外微六七考之在官深明去就之宜允迪安恬之節况其材猷宏達學問精深儻獲與於從班端有裨於國論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宗正少卿兼權直學士院趙汝談蚤以宗英徧親名輩深醇之學厥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軸確乎不拔之操卓爾不群之風壯老弗渝夷險惟一退屏於摧門孔熾之日來歸於聖化更新之初懇懇丹忱形於箴諫洋洋大筆播之絲綸欲求學士之真疇出斯人之右臣以不佞躡居其先自眡弗如敢忘推遜今舉充自代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臣伏覩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事兼監因將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靖學識通明儉素雖書生之弗如庶介視古人而無媿暮年為邑一意愛民性本寬和而凜有不回之操政先平恕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堪充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辟林司戶充浦城北尉狀

臣竊見自來所在創闕去處例從監司選辟一次然後下部作闕况浦城上五鄉為福建衿喉之地民俗獷悍創闕之初必得材識之士方能斟酌利病為之經始今來兩司欲選辟一次踏逐到迪功郎新建昌

軍司戶叅軍林元晉奮身上庠篤學有守明敏詳
練允為應變之材且嘗從父兄歷仕江淮諳識兵民
利病使之任上件差遣必能稱職欲望 聖慈差林
元晉充建寧府浦城縣北尉兼遷陽鎮煙火公事其
於警捕之寄誠非小補

申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比因武岡僉判葉莫蒙恩超擢已嘗專人奏記控
叙謝忱近者復準省劄將用力兵級李成等四人各
與補授真命仰見某官秉持公道甄錄小勞不遺一
卒之賤中外傳聞誰不競勸且使其區區言前之信
無一弗疇仰戴恩光如已被寵葉倅偶到司稟議相
與感歎之餘復不能無少過慮蓋當來設謀誘筭首
先用力雖李成等四人之功而同時下手勦殺二賊
則黃達十六輩皆在揆以 朝廷賞功之律則設謀

者為最用力者次之首倡者為最隨從者次之止賞
四人已是愜當第軍卒小人豈知此理往往自謂其
功不在四人之下今見四人者獨受賞而十六人者
止於本司備補及量添廩給而已豈能無缺望之意
兼蔣宗等昨來倡亂本借為衆之名所以一呼之間
從者千計諸營為空後雖以重賞募其徒使圖之然
諸營卒伍往往皆有憐之之心以為我輩衣糧得免
戕刻皆出其力剽聞此語頗已籍籍今十六人用力
而不被賞其徒必有抑掄之激作之者設或有一諄
語便難處置蓋武岡為郡本蠻徭故地風俗愚悍不

知逆順從昔而然紹興中有禁軍唐明者作亂尋被
誅戮軍人至今神事之亦猶幽燕之人事祿山思明
為二聖漸染使然有未易以理曉者葉倅所慮誠非
過計其謹已備其所陳申聞朝省伏望大丞相先生
詳酌或各與守闕副將一資或各授以宣帖仍疾速
行下庶幾潛銷怨望之萌一方生靈終獲保全悉出
大造葉倅莫仰蒙異渥銘感何窮但其意終以仇怨
滿前恐難安迹欲乞他郡一待闕差遣其併為申陳
惟鈞慈肅察曲從其請別賜陶鑄小壘近次一倅貳
俾獲保全而去實荷生成之恩千冒崇威某豈勝俯

伏震懼之至

回申尚書省乞裁減和糴數狀

證會准省劄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
證對本州雖名產米之地其實早稻倍多晚米甚少
舊來不曾和糴嘉定二年有 旨差万俟卨簿就州
置場自後行下轉運司分拋諸郡本州所糴初無定
數三年四年招誘民旅從便投糴多不過五萬石少
者止於二萬而已其時放降糴本係用金銀度牒官
會品搭支還中間每以艱糴具申 朝廷已行住免
自十一年又蒙劄下本州支降官會度牒以為糴本

會價折閱已不便於民旅而度牒經年無人承買

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每歲州以度牒科之縣
縣以度牒抑之民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
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牒一道率三四戶共
之寺觀亦然一歲所科雖十餘萬石而所納實不及
半縣吏並緣繇此致富則在在有之甚至鄉胥之走
弄場吏之邀求價直之減削斛面之增加其納中糴
米者比之市價每石折錢多至八百文足少亦不下
官會一貫而納度牒米者折閱尤甚且無變轉之所
詞訴盈庭怨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甚則者赴

官入境之初訪問疾苦衆口籍籍皆謂 朝廷指揮
每有不許科抑之文而州縣奉行乃爾繆戾且慮因
循歲久遂同常賦如江浙和買之弊前後之詞乞行
住罷者甚衆某雖未敢遽行然竊伏惟念潭人休戚
無大於此儻今歲 朝廷免行和糴則已設或行下
則科配之弊豈容不革今准省劄命某措置不得科
抑 朝廷恩意如此其至儻某不能奉行則其罪大
矣第既罷科抑則辦集愈難所有合甲聞事件于后
一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給降度牒州郡無從擘
劃遂計畝科敷今既蒙指揮不得科抑某已行

下諸縣住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使知 朝廷
存卹之意但科配既罷即度牒委難行用兼近
者臣僚奏請欲擇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
米到交受給還見褚不許減剋 朝廷備坐行
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戾欲望鈞慈支撥金銀
官會免降度牒庶幾民旅欣然承領乞賜指揮
一某恭準前項指揮除一面措置外竊見本州管
內今年夏澇至甚減放數多至秋闕雨頗久間
有蟲螟去處近者祈禱兼旬雖得雨終未霽需
竊慮境內未必中熟所有十萬之數斷然難以

登足契勘本州嘉定十四十五年科糴米尚有
一十三萬餘石占坐兩倉教限內十四年米見
準省劄起發赴襄陽府交卸緣本州目今起發
上供米綱舟楫艱澇是致猝難裝發今年和糴
尚未有教可以積貯欲望鈞慈體察特與裁減
米數行下招糴伏候指揮

一近承轉運司公文準省劄委和糴米七萬石契
勘本州所準前項指揮尚懼不辦除乞裁減外
竊慮轉運司復就本州管內收糴兩處爭糴則
價直愈高辦集愈難兼慮民間積貯一空來歲

春夏之交不無艱食之患尤非細事欲乞劄
轉運司免就本州境內和糴不勝幸甚伏候
揮

申尚書省免和糴盡數狀

再準尚書省劄行下催促糴足米石五日一次具數
申州司逐差人趕回所賣度牒官吏楊禮等將變賣
到度牒官會回州交納未到間再準行下催促糴足
元數數日本州逐申照得昨準省劄給降度牒一百
五十道計官會一十二萬貫道并官會七萬貫共一
十九萬道和糴米石本州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開

場節次糴到米一萬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五升每石計官會三貫七百五十文已於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申尚書省訖又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後再糴到客米并回糴到州縣官職田米共二千一百九十四石四斗八升非不多方招誘終是稀少蓋緣去歲夏涉所損處多雖有中熟去處又因湖北水傷多有般販出境米價日見騰踊細民困於書糴外議皆云官司所致不免即行住糴緣未糴之數尚多深恐有悞 朝廷指準逐權抗秋稅米內撥到米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六石五斗七升併前後糴到米三

計五萬六千六十六石七斗見椿管廣積永豐兩倉聽候 朝廷行下起發却將糴本撥還本州聽候秋成收糴接續支遣除已別題豁帳狀供申外申省照會

申尚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準省劄支撥和糴米本會子七萬貫度牒一百五十道每道作八百貫變賣仰日下差人前來請領州司再申證會近準省劄令潭州守臣就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其檢會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 朝廷給降度牒以為糴本經年無人承買於是

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
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糶米每度牒一道率
三四戶共之寺觀亦然折閱太甚且無變轉之所詞
許盈庭愁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今既準朝
廷指揮再行下和糶不許科抑儻其不能奉行則罪
大矣已即行下諸縣住罷科數及鏤榜曉示十二縣
之民使知 朝廷存恤之意近者臣僚奏請欲擇米
之中糶者增立價錢收糶米到交受給還見楮不許
減尅 朝廷備坐行下其尤當遵守不敢違戾已供
申 朝廷未準回降今準前項省劄指揮除官會糶

行差官請領緣本州見今開場招誘民旅投糶即與
科配上戶事體不同只可純用官會更不敢以度牒
科抑以致失信於民今來若蒙仍舊給降度牒委實
難以變轉謹具申尚書省伏望檢證兩次申控免降
度牒事因速賜指揮

小貼子

契勘湖南州縣寺觀大抵產稅岑寂已甚雖名大
刹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觀兼自嘉定十一年
以來逐歲敷仰度牒勒令納米其數已不可勝計
納米不足又責令納錢寺觀緣此倒敗者非一蓋

有十二年敷下度牒至今監錢未足者人戶既不
可科配寺觀又不堪均敷委是無所措手近準
朝廷旨揮令本州差官請領度牒四十道充起發
和糴米綱水脚之費本州官吏無以區處不免令
差去官成忠郎傅重榮就都城變轉回州起綱可
見其術已窮它無擘劃伏乞鈞慈詳察事理特與
全支官會發下不唯官吏之幸實一方人戶寺觀
之幸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竊惟潭之為郡負嶽瀕湖山川秀異神物之所窟宅

故南嶽大瀛道吾等山皆有龍湫然相去數百里至
禱頗難求其密邇城闈靈跡彰灼者莫息山潭若也
息山在郡城外之東南一里許山下有潭方可數畝
潭上舊有龍神祠其水清澈四時旱潦未嘗盈涸按
之圖志以為昔嘗見龍浮水數十丈後人鑄銅甬洩
水入城而匯于湘甯水湧至則必雨歲旱或壇而禱
為五代晉時有王真人錫者以桂陽牙校至長沙適
值大疫乃入息山取潭水和藥以施病者全活甚衆
則知茲山之潭有龍居之久矣乾道戊子帥臣尚
書沈公介因旱致禱沉索測之竟莫知其底止爾後

本州每遇雨暘稍愆隨禱輒應今年仲夏守臣真某嘗走祠下以分龍得雨為禱且與神約即雨則繕其祠屋以報未幾果雨則既如約矣乃仲秋癸巳又以早禱于神用皇祐法置壇軟血復與神約即雨則請爵號于朝甲午遂雨丙申又大雨槁苗復蘇迄成中熟其影響之應未有速於此者如南嶽大瀉等山龍潭皆已蒙朝廷賜之封爵獨息山潭近在城隅昭灼若此而乃祠宇弗治爵號未放儻不以事實有請于朝豈惟無以彰神龍之靈慰邦人之望而昔之與神約者亦自食其言矣除已增葺祠屋以荅神

休外伏覩嘉定十五年正月慶寶赦文應諸路州縣境內有嶽瀆神祠並仰長吏致祭其有因雨暘水旱祈禱感應實者惠利及民靈跡顯著者保明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轉運使衙欲乞照前項赦條保明申奏朝廷特賜封爵或降廟額庶幾有以躋神之榮而徼福於潭人俾無旱乾水溢之虞誠非小補奉勅賜靈澤廟為額

知泉州謝表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倣見吏民

敬宣詔旨

臣中謝

伏念臣某性資戇拙學術迂疎入

侍禁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
慚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勅寄泉雖閩鎮古號樂
郊其柰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大苛而蠻琛
罕至滂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
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
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教教乎鞭朴之苦聆聆
烏帆櫓之來凡茲數端尤為深病顧雖一旦不可寧
居竊自揣於庸虛凜莫知其稱塞茲蓋幸遇 皇帝
陛下燭臨萬國噐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言

其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邃職以
獎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吳渥誓卷隆知廉
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
願恪遵孔聖之言

平海寇謝轉官表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託管蒲微警幸臻千里之安
道責已優叨榮實懼臣中謝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
撫摩田里熙熙粗喜鼓枵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
之驚念非逆析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蔓協兵民而
進討賴將士之宣勤怙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

被靡卒為游釜之魚迄憑藉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
效非循吏敢期漢璽之褒名在大夫俾晉唐階之峻
退宿非據莫獲終辭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照無
私功疑惟重可以與可以無與姑從厲世之權簡厥
修簡或不修庸示馭臣之柄顧雖駑駘怯敢昧激昂受
賞無名媿貽譏於鵜翼報恩有地誓輕死於鴻毛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二日恭奉 大行皇帝遺誥臣謹
集在州文武官望闕祇拜宣示即時舉哀成服者斧
袞天臨正仰 垂裳之治鑿與晏出 邊傳憑几之言 臣

某 誠哀誠墮頓首頓首伏以 大行皇帝夤畏事天

寬仁得衆雕題之南窮髮之北方德教之誕敷河圖
在東鼗鼓在西迺朝儀之損異風雲變色海宇摧心
恭惟 皇太后月朔日明坤承乾健憂勤左右幾同
三載之艱難付託丁寧詎忍一朝之荼毒追懷教訓
宜軫聖情然受遺之寄匪輕共政之圖方切昆崙西
國難回御駿之遊長樂東朝正賴關雎之化碩寬悲
悼式副懇祈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閏八月二十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赦書恭

觀 皇帝陛下登寶位中外稱賀者聖神有作夙當
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大明一出溥海
交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協帝英
姿異稟寔鍾禹會之山川盛德深仁宜主漢家之宗
廟方侍環旒之睟穆遽聆玉几之丁寧寅御丕圖式
遵慈訓顧炎運中興之盛今且百年而臧方故境之
歸殆將萬里珍重豈惟於奉璧憂危諒甚於涉淵雖
休勿休深謹時幾之敕以聖繼聖益昭付託之公臣
猥玷節麾幸宣詔令天開地闢可占平治之期日就
月將願獻緝熙之頌

江東乞祠申省狀

伏念某一介寒晚誤蒙拔擢將漕江東到官之初即
值亢旱繼以蜚蝗朝夕兢惕如坐蘄炭顧念監司之
職在於布宣德意講求民瘼凡 朝廷寬卹事件無
不即日奉行而民間疾苦有當爬梳者亦不敢不盡
其力欲以少荅清朝臨遣之恩而材薄望輕動輒得
咎蠲省征稅未嘗過當或者遽謂州縣不可為督察
荒政未嘗過嚴或者遽謂臺郡不相卹今欲一切蓄
縮無所展布則職業廢弛何名監司欲稍稍振舉事
求其是則違忤必多愈招怨詈用是怵惕不能自安

兼從祈禱以來驟得眩暈之疾坐立稍久即欲僵仆
竊念本路災傷至重非精明疆力者不足以任救荒
之責如其駑庸重以疾疢誠恐上孤隆委下誤民生
用敢伸籲天朝乞垂矜察俾解漕職畀以祠官它時
或有使令頓效糜捐以報恩施奉 聖旨不允

奏乞獎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泌狀
臣竊惟郡之有倅所以裨守臣之弗逮苟得其人則
倅助為多一或不然則反以害政臣所部九州有倅
者八以臣朝夕所接與得諸聽聞則如朝散郎通判
潭州軍州事張國均承議郎通判永州軍州事魏泌

則皆所謂能為郡政之助者國均實淳熙名臣大經
之孫世美相承家法不墜自其宰奉新倅建寧皆有
聲績可紀立朝未幾復為此來資稟精明政術通練
事無巨細悉心裨贊臣甚賴之泌實紹興名臣砥之
後家學既有源流又嘗從諸老先生游議論文采俱
不錄錄前宰雩都臣在江西聞其政譽甚休及來二
水雨遇闕守泌實攝承孜孜撫摩人多稱頌臣觀二
人之材皆足以剴煩劇而立事功局於貳郡未究施
設伏望 聖慈特加獎擢以為一路之勸異時所立
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奏舉潭州官屬狀

臣猥以庸虛濫分帥闡每惟人材無鉅細皆有益於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雖一道數千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以盡知然攷之於見聞試之以職事亦間得其一二苟薦員之當及者豈惟不獲其求蓋有未嘗識面而舉之者矣今茲叨蒙召擢行且去官采諸公言猶有當舉而未及者用敢隨其所長形諸論薦庶以備朝廷之采擇謹開具于左朝奉郎湖南安撫司機宜林光裔氣質粹溫材猷闡敏常宰劇邑政譽藹然江右諸司皆嘗稱

薦宣教郎湖南運司主管范炎事親有孝謹之稱治邑有循良之譽浙右薦紳共能言之承議郎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江疇學問醇正心度坦夷講學于鄉從者甚衆經其指授多中科名昨宰宜春安靖不擾老將幙府人歎其淹承議郎知潭州瀏陽縣事徐玠性稟淳良志念惻怛平反寃獄惠養小民在官三年入安其政通直郎知潭州善化縣事石孝隆天資精敏心事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今將去替邑人惜之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事朱子肅持身謹恪涖事精詳催科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奉議

卽知道州寧遠縣事黃大中廉介自將端方有守自
其到邑一意為民當官而行不畏疆禦修職卽永州
教授李元白學醇行粹論正氣平早遊膠庠士論推
服及為學錄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文林卽
前永州推官趙涯學行俱優志念尤篤蚤以文墨擢
在甲科及為幙僚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文
林卽全州清湘縣令童夢程通經學古知前輩之源
流臨政字民慕循吏之風績觀其器識殆未易量文
林卽衡州安仁縣丞程採忠勲之門儒學自奮文采
甚蔚識慮尤長從政卽道州營道縣丞任士寧性行

端良辭華敏贍居官勤恪有志及民修職卽潭州湘
鄉縣主簿田居正稟資篤實履行端方居懷及物之
心務為有用之學修職卽潭州湘潭縣主簿胡端器
資端厚問學精專筮任之初勤於民事

右臣所舉十有四人雖職守不同材品亦異然其所
長各有可稱伏望 聖慈明詔大臣更加詢察或特
加旌擢或籍記中書異日必有奮發為清時之用者
儻不如所舉臣甘坐妄謬之罰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臣竊見武岡一軍雖名小壘然溪峒四環蠻徭雜處

控制綏御責在守臣平時撫存士卒有以得其歡心
然後緩急可賴其用苟惟惑吏言斬小費使軍情動
搖幾至激變其能任綏御之責乎謹按朝請即知武
岡軍事司馬遵忠賢之裔嘗綴朝行到官數月未聞
它過徒以昨守信州之日有點吏李安世者頗得其
意及來武岡復挈之俱借補官資任以衙兵六局之
事怙勢作威鞭朴過當卒輩已不能堪又聽郡吏董
霖等言回糴軍糧虧損時值冬衣例支錢會中半復
欲以全券給之遂致此曹觖望當廳執覆語言喧悖
相率出城群不逞乘之劫掠郡民財物遵倉皇無措

三疾送印次官幸僉判葉莫躬親安慰衆方稍定巨
得莫初一日所申即行下委莫權管軍事諭諸卒還
營且追李安世董霖等赴司究治既又得莫初五日
所申諸卒雖已還營尚操兵未釋臣復行下榜示各
與免罪及將衣糧等照久例支給若有寬抑許詣臣
陳訴榜到之日軍情或須帖息遵為守將舉措乖宜
致此紛擾焉得無罪欲望 聖慈將遵罷免或畀祠
祿仍選擇賢良之守令其疾速之官庶幾一方早獲
安堵不至它虞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初得報即飛申 朝廷乞賜指揮行下

本未敢擅自將遵施行及得今報事勢頗亟用敢
不俟回降先次行下令遵起發離任聽候 朝廷
指揮及委權軍葉莫多差弓兵護送出境榜示軍
民不得輒加無禮所有臣專輒令遵離任之罪併
乞指揮施行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伏準正月八日 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御監
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
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間
疏其事實亟以上聞臣仰惟 陛下以寶曆紀元之

歲麟經書王之月誕降明詔蒐拔俊髦此堯舜急賢
之心也詔下以來中外臣工剡牘交上蓋不知其幾
矣而臣猥玷近班獨未能有所稱舉者非敢後也顧
今衆論之所共屬若柴中行陳宏徐僑危積輩臣入
對之初與供職之三日皆嘗論薦而未聞有所拔用
臣是以未敢復有所薦也今方力請于 朝焉從絀
免儻終無以塞明詔則其罪滋大伏念當今賢能才
識之士不為無人其沉下僚困選調者未易以悉舉
今姑取其更歷中外聲迹稍著而濡滯不振者疏其
姓名以聞庶幾有以上副 朝廷之實用而不為空

言謹開具于左

一 朝奉大夫新知汀州傳壅實寶文閣學士伯成之子其學其行皆有父風曩丞棘寺守職不苟出知延平迂者已至以迎侍非便力請奉祠改授臨漳甘濡又次伯成舊為漳守有惠政壅能循父之轍一意拊摩繼守臨川究心民隱政平訟理細大有經以疾丐祠部人皆惜其去臣以召還過撫實親聞之提舉常平趙汝談賢監司亦稱其政不容口今其疾已瘳尚淹家食臣竊惜之

一 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鄭寅名家之子刻意問學富於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於進取曩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沉酣於簡冊涵養益粹殆未易量又於奉祠頗鬱公議

一 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彪炳有作者之風識慮深長知當世之務曩官于朝數有論奏觀其用意實切愛君而留滯於外歷歲滋久今雖分符支壘粗有展布之地然臣觀其人誠足以羽儀天朝潤色帝制而局於小用未究所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入所同有其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

棄而不肯為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
求耳且如 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
素具若以克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為者
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青天白
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明德如明鏡
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鏡自明惟 陛下
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克帝文王可
及矣太甲篇乃伊尹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諟二
字古注謂常自在之朱熹以為說得極好明命只

是天所賦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視

正如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輿則見其

倚於衝忠信篤敬豈

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此理

自然顯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
所謂顧諟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多道理豈可湏
臾之間不著意照管謂如天與我以此仁一不照
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
不覺流於不義天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
我却照管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嫚
天之所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

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誤
雖一念不可不顧誤所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
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詩云毋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雅之詩亦云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
動靜一云為天未嘗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誤
之語人君豈可少忘 陛下欲作毋不敬思無邪
工夫臣願自佩服斯言始蓋 陛下若知得天無
時不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誤天命雖欲一
事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此乃最切 陛下

身心底道理臣願深留 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已盡
之矣後來武王作盥盤銘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武王之銘又就
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以浮游而出一為姦
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
帝明王因物自警每如此願 陛下燕閒之際取
湯武之銘與凡古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

所益非淺

諸銘已載衍義第三十卷

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千
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不是日新人君須要法
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常使光明皎
潔始得陛下昨為權臣所蔽養晦十年天下之
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
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
一或不繼則未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
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問問而戒游
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

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
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又竊見
陛下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時士大夫為之
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貪濁害民者如故昏
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
擁厚貲安華第不傷毫毛兼除授雖公而巧於營
求者尚或得志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
作新士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
由而新日來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陛下
下所以示此警言戒陛下於此何可不深自脩省

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常新脩明政刑信
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士大夫之俗一新
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新有漸致之理矣願
陛下深留 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所可
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者光明之
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
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能光明者以其乍作
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為正

心脩身之本然一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
不能敬二者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
接續矣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邪惟聖人之
心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而文王盛德之氣象儼乎
其在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此詩所云以
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學言也
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
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
德於講學於行事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

陸下於宸居之邃揭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為
之記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願於
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於敬
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之以疆勉
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講學則智識日
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謂儀刑文王者莫切
於此惟 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

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格訓

至如舜與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熹嘗言格
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
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
遠之中而不切於已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
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
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
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况人君
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
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善空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為治國平天

下之先務也 陛下履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
然權臣顛政務為蒙蔽恐 陛下未能一一致察
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人
皆知為權臣之罪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
是非別白邪正者 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
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
故臣惓惓欲 陛下以格物致知為事也程頤嘗
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
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
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

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
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
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
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
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
諭即乞再三詰難必 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
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
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其益
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
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

有未諭及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
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駁率霽
天威俯加酬詰俾摠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
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
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 陛下曲留 聖心孜孜
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 陛下之知識
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 陛下之知識亦進十分
窮得十分即是物格進得十分即是知至若只略
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明行處必有窒
礙且如近者用兵之舉若論其槩則 祖宗境上

所當恢復祖宗山陵所當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
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俟吾人材衆多材力富盛
萬全必勝然後有為乃無後悔緣只見得理之一
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所以輕舉而無
成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 陛下已知前
日舉事之非矣若一向退沮自安於無所作為又
只是見得一偏之理湏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
亦不可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
忘敵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
臣講求策畫申儆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

固守執可一定奮然必為如此方是見得義理周
盡舉此一端它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二物
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為無用俗吏言事而不
及理其弊為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為事之本
事為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所以為無弊
也惟 陛下留神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
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以卷帙之
多未即進讀願政機餘暇早賜覽觀則於窮理
之學將大有所日進矣

講筵卷子 十三日

誠意章

臣按自欺自慊音慊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之情

本非真欲為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人不可欺

徒以自欺而已惟真心為善者純於為己故好善

則如好好色非為人而好也惡不善如惡臭非

為人而惡也蓋必力於為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已

之心快且足焉夫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

者常人為善初非實意故處顯明之地則尚或知

勉至處幽隱之地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即所謂自

欺也自古聖賢之學以謹獨二字為入德之門故
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亦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謹其獨也末章又曰詩云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口不言而信聖賢心法
相傳莫要於此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
斁亦保言其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其上也
雖無厭倦之意亦常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亦不
已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論者以為有穆

得天子之容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

湛與耽同委政外

家迄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無知者而其
荒淫之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卒不可掩由其昧
於謹獨故也惟陛下以文王為法臨朝必敬而
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
處亦必敬如此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漢成之縱
欲無足為聖明道者亦願眡以為監焉實天下幸
甚

講筵卷子 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臣某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又嘗聞朱熹之說以為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此關方是善不然則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為最難故熹以閑譬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為善不實雖假竊一二猶以又錦蒙蔽絮又豈真無惡者乎然為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某又嘗恭聞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脗若合符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五爾而聖學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之一字蓋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嘗先

有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為甚大故也臣願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乎胸中隨物而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則此心常正而不偏其於脩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修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一汨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偏焉於所哀矜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偏焉於所敖惰而偏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諭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失徃徃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為尤甚有子如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象有子如鄭莊公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而

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有夫人如莊姜宜愛也衛
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愛卒召州吁之變有后
如王氏宜愛也唐元宗不之愛而惟惠妃之愛旋
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一偏善惡易位其患有
不可勝言者故曰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講筵卷子 十八日

大學脩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 前日進讀此章蒙 玉音有槁木死灰之問
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
陛下已俞之矣臣退而思之此心當如明鑑止水

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
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
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足乃無用之物人
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
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 按此章辭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恕之一字學
者多認為寬厚闊略之意其實不然蓋已有善亦
欲人如我之有善已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又
論語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是推己及人之

謂舊說如心為恕其義却通彼以寬厚闊略為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桃夭之詩以明夫婦相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詩以明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國人法之為人君者要當實體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賢君也以戚姬之寵而竦呂后以致後日人彘之禍然則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友兄弟一有慙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觀漢唐之事然後

知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佩服也

衍義九經章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於

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

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

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臣謂熹

之言至為精切蓋齊戒明絜所以正其心也盛服

儼然所以正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

以制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

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

應物之與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
省察則有以入欲於將萌此動靜無用其力也
然蔽以一言蔽而已矣 內外動靜無乎不教身
安得而不脩乎熹又嘗作敬齋箴自首至尾皆發
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衍義中 操行省惟 聖明其
參味之

臣某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為懷諸侯之首
蓋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
黃帝後于薊封舜之後于陳而孔子於堯曰篇歷
叙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

歸心焉中庸之言蓋祖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秦

秋特一霸主爾猶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

國之君爭地爭城滅人之社稷絕人之祭祀者善

惡相去遠矣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迨元成間稍益

衰微不絕如綫杜業進言以為內怨之君樂繼絕

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 曰以立亡 今功臣

之後襲封者盡或絕失 之無主朽骨孤於墓

苗裔流於道甚可悲傷 感其言於是復紹蕭

何之世迄于哀平又增 參周勃之後史氏書之

以為美事漢祚中微元 紹走復言國者二百餘

年是亦仁厚之報也唐一煇元先有功而後背畔
德宗念其前功為之立當時諸將莫不感歎
本朝故事每大赦令輒召惡太后子孫或及
趙普之徒徃徃有司以無具文而中興以後功
臣豈無湮微不祀者當此兵革方興之時謂宜訪
問加以存錄至於骨肉之念祈而不殊殊絕也尤
仁聖所宜哀惻也故因九丘之義推而及之以贊
陛下矜恤之仁云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
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為侯之詔也言骨肉之恩
雖有離析而無可絕之道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

親豈無絕世不祀者欲陛下訪問而為之立後
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興滅繼絕為心是以享
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絕人祭祀秦
為尤甚報亦如之大抵續人之祀者乃盛德事天
之所予也絕人之祀者非盛德事天之所惡也
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
言切而不露也

講筵卷子 一十七日

大學絜矩章

臣某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何

也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且如為人之子
而事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欲及其為父乃
不慈其子為人之弟而事不友之兄雖不敢怒亦
非所樂及其為兄乃不友其弟此皆所謂不恕也
士大夫未仕為民而見虐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
仕宦乃不恤其民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
及其立人之朝乃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恕也恕者
以已度人之謂我之所欲亦人所欲我之所惡亦
人所惡故以所欲者施之而不敢以所惡施焉此
所謂絜矩也凡為人者皆所當然而為人上者尤

不可不然杜牧賦阿房宮謂秦愛紛奢人亦念其
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已欲紛奢而剥
民之肌膚腠民之膏血此之謂不能絜矩也故為
人君者處宮室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
繡之華則憂民之不給於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
民之飢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黷以此心推
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欲有均齊而
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此即謂絜矩之道臣竊
見此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之後三番戍守
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凍切膚

之慘窮邊絕徼有風沙眯目之悲頭陛下以惻
怛之心施惠卸之政雖其仁未能遍及然能選良
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剝膚之苦士有
挾纊之溫是亦仁術也臣於衍義察民情之篇引
采薇七月等詩粵陳頗悉惟燕聞賜覽仍推而行
之則天下之平有日矣

講筵卷子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某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圉楚定公饗之定公

趙簡子鳴玉以相

簡子名欵晉大夫也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

白珩猶在乎

珩佩玉也

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者幾何

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

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於寡君

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寶焉大學所引即其事也魏惠王以照乘之珠夸

齊齊威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

之為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惟

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滿意貴寶

山東玉器搜挾無遺使諸豪有輕中國之心而於

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為 陛下收捨以備國家之
用其昧於此亦已甚哉因奏頌 陛下不以金玉
為貴而以賢才為寶天下幸甚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臣某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元齡後
一人似李林甫元齡唐太宗之相也文臣稱帝定

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

王珪 魏徵

而房杜遜其

直英衛善兵

李勣封英 李靖封衛

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

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
始以終所謂寔能容之者也林甫唐元宗之相也
史稱其如賢疾能當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以術抑
遠之所謂寔不能容者也太宗相元齡而唐以興
元宗相林甫而唐以壞欲知大臣之賢否者惟觀
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二十七日

大學平天下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先儒
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焉之家六蓋
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世益之以道釋所謂
為民者六也農一而食者六宜其贍足之難然士
主名教工治器用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
與道則飽食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鬻祠
牒為生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

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而
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為之者不疾
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為出也以江左
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之時夫安得不匱
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

云云夫易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今之事執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
久乎然變通之術豈有它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
爾用有節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
之鬻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
惟陛下亟圖之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為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

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然若不足也又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倣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

位而兼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臣竊惟仲舒
此言蓋與大學同指故略為 陛下陳之夫所謂
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冠台
司而鬻賣公朝之官爵貴極人臣而奪攘平民之
貨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汙濁之俗成於下士大
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可尊雖 陛下
更張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人心陷溺已深真之
變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趨利舉世之人
皆趨於利則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
有國平居則欺君以自利孔光張禹之於漢是也

有弊則責國以自利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
洪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厭食如莽操之所為
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
之辨豈虛也哉惟 明主在上 思有以返之則
天下之福也

講筵進讀大學音句手記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音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
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
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
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陛下居人君之位則所止在於仁湏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為至若只姑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陛下為先皇之子不但生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湏是坐則見先帝於牆食則見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先帝之志述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為孝之至不然則雖以子非至也又如臣之事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擎_上曲拳為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_上以善閉邪非仁義我不敢隱

於王前然後為敬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它如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行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六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言然而已若教訓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是也

亦可謂之平也又讀至章句明德之八之所行於天而虛靈不味以具衆聖而應萬事者也云此是兼心與性說人之一心兼統性情之謂也所謂也具衆理者禮也禮言四事者用之公說文端至章句云此章自心而身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初說自堯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典明德睦族一段臣於衍義已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問洪範問冊書即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

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鵠豆皆亦各有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再拈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直如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敬聲色玩好無所或溺言怒哀樂不敢妄發此即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

嘗不可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
但大學必以知為首者須是見得天下之理了然明
白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
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為切要也願陛下自今於
講論經史之際入聖意有所未諭不妨反復詰問須
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於講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
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否分明然後已省閱章奏亦反
復考究見得利害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
致知若只汎然說過汎然看過不曾著意考察豈得
便謂格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聖顏大覺和悅既

畢忽蒙聖訓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便合就今日
進讀某謂前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所寫別
本然後可讀即以未辦為對上曰已在此矣即見
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一帙在前某即前奏曰臣所
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足上裨聖學兼初志
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獻旨令臣進讀此千
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進讀讀畢奏曰臣
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埃時而獻者蓋待陛下
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大政雖
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命

坐賜茶畢 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監司郡
守不留意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
留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率常物之情少則貴多
則賤自故相在時口造多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
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
見本末其初緣都司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人
情疑惑不行廟堂忿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
於徒流估籍官員至於追勒賤斥終無效驗數年之
後 朝廷獻於稱提始行其所無事却一歲增於一
歲至庚寅辛卯年間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

百五六十文足以此見嚴刑峻法初無所益 臣方欲
具劄子乞 朝廷專委版曹一二員討論利害而推
行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 臣亦有小策欲獻廟堂不
敢以瀆 聖聽是或有以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
施行 幸 陛下不垂念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叙謝
上曰自此望鄉啓迪毋或有隱賜茶畢 上曰虜
使來議和聞外間議論紛紛奏曰臣却不聞外
間議論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間縱使虜人已犯邊
若有使來猶當禮接况未嘗犯我手或謂欲卻而

絕之或謂宜拘留勿遣此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欲和之意切不可輕信蓋金人昨以和誤我後亦虜人又祖其故智以誤金人今日雖不可沮其善意亦不可墮其姦謀邊面之備一事不可闕略一日不可稽緩惟陛下深留聖念上天謂彼欲來朝見如何某問彼有國書否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何名引見要之只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見可也

講筵進讀手記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與我而

成之所以為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無心與性說尚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蓋明處是心明底是性心是虛靈底物看得許多道理在其中光明照澈故曰明德讀卷子到陛下將湯武之語及古山自誓之詞書而揭之左右奏云昔哲宗好寫唐人詩司范祖禹在講筵將尚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詩哲宗於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代詩可蓋聖人之言句句有益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陳亦祖禹之意是日上領納又奏邊事已見端平

西議申
聖書次

講筵手記

二十六日進讀上王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因舉朱文公曰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且如行
都在此自南來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衢婺固
未是當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它亦不是得所止
自它處來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敬處再舉十四日語
以奏又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
其餘奏云朱某此二語乃是發聖人言外之意蓋理
之淺近者易見而精微者難知若於義理只見得皮

膚往往便以未善為已善小善為大善惟是窮究新
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是三分七分之善只是七
分不至以下為高以淺為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
也推類云云以五者六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
朋友而已若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
推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
也立如齊立之所止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
聽之所止也自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
云仁敦篤信是言當知無止至此方是說下工夫處
大抵聖賢之學六有兩端窮理脩身而已如此篇所

謂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脩身也顏淵曰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脩身也聖門只是此兩項功夫
又讀章句云學謂講日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
之功奏云如 陛下曰御經筵與儒者講論經史此
所謂講習討論也若人說過便了何益於事須是退
而省察吾之言行有無未善吾之過失有無當改其
合克去此即孔子所謂克己也學與自修二事相為
表裏不學問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又
讀章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奏云朱某釋經一語
不妄下凡製物為器須切磋成形質了方可琢磨若

不切磋如何琢磨此所謂治之有緒也既切磋了
不琢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此所謂益致其精也講
學脩身亦然又讀所進故事至論虜人多詐處曰言
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尊設機穽於康莊
也歛兵遠去為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
之術也既略說其義又 行讀過曰頭 陛下毋忘此
語 上曰此說極是賜 茶畢 上問虜人議和未可
輕信奏曰臣適當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楊恢書云
臣在虜聞虜酋元不曉 和字只是要人殺拜而其臣
下已將此拜之語改為 講和其說頗詳 上然之奏

人曰物格曰知至皆是 安到窮極至處 上曰極是
又讀卷子至晉書談梁 空處因秦陳人君須理會
著實道理不要談空說妙 上曰極是又讀到臣所
進行義以明道術辨人 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
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 以稍多未即 讀頤 陛下
萬機之餘早賜覽觀則 窮理之學將大有所進
上曰此書朕時時自觀 是日讀卷子用兵之舉只為
見得一邊道理遂輕易 為之又讀漢成帝荒淫一節
勇陳之間語頗峻切仰 瞻玉色略無少忤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六日進讀大學忿憤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下 上曰如此須如槁木瓦灰始得矣云不然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喜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憂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不能無樂只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如 陛下今則未應物之時其心湛然少間

與物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之當怒者須怒但當
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義理邪發於私欲
邪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欲則不可人之情易
發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則知外物之不足厭矣此言最善若都要無此四者
如槁木死灰然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此乃釋氏之
學若吾道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老欲委其
心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 上深以為然喜見玉色
又讀卷子論衛莊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畢又再提

述曰衛莊公疎賢配而親嬖入唐明皇遠正后而昵

豔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然願 陛下深以二

君為鑑 上亦無忤色 退而思之合對云此心當如

偶不賜茶畢 上問有所聞否奏臣無所聞因言及

財用窘匱奏云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只有

樽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倘吏部郎中兼左司鄭

寅輪對已及凡其言甚當願 陛下論大臣速如所

請施行 上然之李左史亦開陳頗詳併及覈軍籍

虛額事奏云前日李鳴復亦曾及此 陛下已諾之

矣臣謂宜先令諸將自以虛額來上却委總領或宅

司審覆則諸將不敢為欺又舉孝宗褒邵宏淵因上
虛籍權為觀察使事奏云頃如此施行則彼有所慕
臣已嘗以此白宰相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備一則
省虛費 上又云近來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
用奏云生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
再及樽節事奏云若欲樽節費用須 陛下力行節
儉以為群臣之倡 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經章
奏云近見李真初對劄子論此章因及時事大有所
補 陛下必嘗及復觀之 上曰朕亦嘗及復又至
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寘之大臣之位矣因及

趙丞相

汝愚

本末曰本朝宗室未有如

汝愚

比者

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贊配食之議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其家章至若保赤子心
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奏
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其情可測而知
為之母者以已心真實求之雖有不中亦不相遠國
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以
治家之道推之治國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後却旋云
學治國也故曰云 又讀至卷予此心當如明鑑止

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奏云臣適舉似此語與李大同
大同以為下不可字不得蓋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
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之如此此語其有理非臣所
及乞陛下垂問大同令詳言之上顧李令說李
遂云某又奏釋氏有死心之說心是活物如何可
死又如釋老不拜君父兄離絕人倫然其在寺觀中
依舊有主首有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何嘗絕得人
倫吾道中所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彼却是假合
底以此見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老是以
人為強軋使然李復云讀至具衆理應萬事處

云人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輔
相皆自此出以為槁木死灰可乎上意喜甚玉齒

粲然又讀卷子衍義九經處已錄在賜茶畢李正言

論時雪不降由豫常燠若某因奏周哀無寒歲秦末

無燠年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後世浸失之舒緩天

以常燠應之秦以急刻為政天以常寒應之刻急固

不可舒緩亦不可中庸至聖章既曰寬裕溫柔足以

有容也必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者皆不可偏

陛下非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逐二小人治二賊吏

臣時猶在泉南聳聞聖斷一時士大夫莫不震肅貪

鄙之風幾於盡掃自頃以來乃似姑息巨姦宿賊悉
逃憲綱上下勸望無所畏憚州縣之吏貪暴如初民
無告愬惟其政令不行紀綱不肅所以上天仁愛示
以常燠之罰易言立天之暵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
陰則能生物而不能成物何以為造化地之柔剛人
之仁義皆不可偏頤 陛下深體大易之義仁之與
義務在兼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 上然之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繫矩章卷子至此年以來元元
紹熙年間所在公私

充裕民物熙熙迨 慶元間漸不如紹熙矣頃年以
來民人愁歎盜賊蜂起皆由權臣大門賄賂之門為
監司郡守者極意培克以克苞苴於是民窮至骨為
將帥者亦極意培克以克苞苴於是兵窮至骨矣所
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更化以來雖
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它由未嘗選良
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官貪鄙如故故也
願 陛下俯畱 聖念幸甚

講筵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个臣云

云

因引蘓軾說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上喜曰此兩句說得好讀畢賜茶 上問曰魯見丞
 相劄子否奏云臣未之見不知論何事 上曰論虜
 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見劄子昨同李稟詣相府見
 丞相言見將韓使朝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省去
 可省者用其可用者其區處似已穩當又奏朝見用
 何禮 上曰臨軒奏云臣昨聞余鑄言欲用臨軒之
 禮臣不勝其喜嘗囑鑄白廟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
 相却有所疑今仍是臨軒極當 上曰近方檢得乾
 道某年引見蕭鷓巴例奏云既有故事尤善 上問

徐僑以為不當引見如何奏云徐僑老儒惓惓憂國
 彼蓋據所見而言初無他意大抵 朝廷行事最不
 可惡人異論如有此意則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
 緘默之風利害非細據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甚利
 害但和議決不可恃臣欲 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
 制帥大畧言韓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邊臣切不可
 恃此緩於修備 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
 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方國
 皆一禮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此本朝
 神宗留意邊事每夜御灯火作書以賜邊臣故陳師

道之詩曰夜書細字峇邊臣萬里風煙入長笑但味
 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 上曰然臣向歷數郡又
 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潭如福皆有 孝宗親筆石
 刻或問麥禾次第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
 棄嬰兒 孝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頭
 陛下視以為法 上首肯退至中塗有講筵吏稱有
 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尚書已拆看訖請過國史院與
 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韃人朝見且詆
 言者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月十三日蒙
 御寶付下右丞相鄭其劄子論韃使朝見事臣等竊

惟健之情偽雖未可知彼既奉幣來朝以禮待之也
 未為過但邊備自此愈當嚴飭丞相篇末已極詳盡
 願 陛下加意力行庶幾有備無患寫畢徐常卿僑
 不肯書名遂於末添云內徐僑已見近已別具奏陳
 講筵進讀手記

乙未正月廿二日讀大學衍義人心道心畢上問
 前輩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適當處無過不
 及即是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子畢欲退上
 曰且坐奏云經筵之禮無橫絕蓋奏事在御座東坐
 又在西故也 上曰不妨奏云適讀劄子蒙 聖諭

嘉獎容臣拜謝遂降階謝由西階上就坐 上曰近
觀卿所上論壽劄子可見愛君之心與張九齡進千
秋金鏡錄同意又問近日朝廷事體如何奏云近日
事體與未親政前大段不侔但人臣之義以責難為
貴不以贊美為忠必如臣所奏凡事真實力行乃可
上曰然又問士大夫少肯任責者奏曰臣下任責者
固少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若隨其材之長如善治
財賦者委以財賦善治刑獄委以刑獄雖欲不任其
責有所不可得臣劄子中已言之願 陛下詳酌施
行又問亦有稱職者否奏百官中亦儘有稱職者如

詞臣惟臣衰退不足道若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
職又如臺諫亦多稱職又問近使接待使人事處得
如何聞大臣曾與卿議之奏云此番待遇使人區區
似已適中所委鄭寅文獻故家多識典故其所裁酌
頗得其宜臣亦蒙朝堂不鄙俾陪末議不敢不盡其
愚區區之見王楫之言斷不可輕信歲幣亦未可輕
予 上云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大臣欲煩卿
典領文闈一新宿弊為朕收取實材奏云臣末學不
足當此然既蒙 陛下使令不敢不盡心為 朝廷
網羅實學之士 上又言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

書之類不可不單又宣諭云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
與舉畢當大用卿是日欲退而晉者三既歸私居良
父有講筵使臣張文用者到門云御帶王某得
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千秋
金鏡錄事一軸賜卿遂具劄子謝次日上謝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 御札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朕奄宅庶邦于今七閏念宗社
續承之重若涉深淵雖宮庭蠖濩之微如對上帝矧
當禋祀尤極嚴恭邇更中外之多虞益顯高明之垂
右銷旱蝗之孽浸格豐年洗戈甲之腥溢為和氣既
訖小康之效盍崇大報之儀况嘗游饗於堂筵茲用
恪修於郊類方將推筴而迎日至又且奉瑄而見雲

陽為百姓以祈敢云專鄉來諸侯之助其因弗欽爰
戒先期亶孚群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于
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郊祀大禮赦文

朕以眇躬嗣承先烈今寧王遺我大寶茲持守之甚
艱而上帝監于四方實照臨之有赫居懷兢業罔敢
荒寧自更化之惟新益厲精而加勉一日必謹五年
于茲幸昭受于天休獲鞏安於國步昔羽檄交馳之
地今惟玉帛之往來昔粒食垂磬之民今有京坻之

充積豈繫涼德憂底小康亟詔有司稱秩元祀故嘉
薦屢修於重屋而縟儀久曠於崇立茲惟其時祇率
舊典奉幣而款真宇灌圭而朝太宮合祛兩儀升侑
二祖樂備圜鍾之奏詩歌成命之章象質素於陶匏
罷周張於黼黻蓋極天下之物不足報功惟盡內心
之誠庶幾克饗有祝史正辭之告無祠官祈福之私
高靈顧歆協氣充塞飛靈六出既先事以應期麗日
重光復稱旬而開霽雖迄熙成之禮愈勤祇粟之恩
緬懷 慶曆之郊禋恭味 仁皇之諭旨除降祥之
地而懼采切席已安之勢而念益深大哉聖謨實為

可法矧如菲質敢替此心屬當外內無患之餘尤軫
夙夜畏威之戒欽念求端而從事莫如尚德以緩刑
其誕布於恩綸庶均霑於帝祉於戲天生民不能獨
治故付予統理之權后非衆罔與守邦宜加乃困窮
懃惟內之群工庶尹若外之方國元侯共體好生之
仁俱懷極溺之念推德意以達于下諏疾苦以告于
朝俾萬物各遂其宜微一夫弗被其澤庶膺眷佑同
享丕平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

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
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制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維朕
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忝師傅之重厥有
明命告于群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深材猷瓌碩坐
重侯累將之裔有先王名臣之風其踐政涂非群議
於兵釁驟開之日其登揆席翊萬幾於朕躬親攬之
初功名赫奕以不居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
位前星既主鬯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虞協
風揚後律之酥摺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黃

閣致諧之老父宣青宮調護之勞獨興嘆于滯南諒
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獎舊勲學士象四時仍延
恩之遠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巋班珍臺更使領
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正萬國夙嘉輔
導之功二公之彌一人更藉謀猷之益勿以爾身之
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徃殫乃心祇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以垂
百代之憲故齒胄行而國人化主塗定而宗廟安既

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父夙號賢王其
頒制冊之公用聳廷紳之聽具官師揆器資宏裕業
履端醇逮事 阜陵恩隆循子之愛受知 光考誼
均同氣之親而能恪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龍衣秀園
之舊辨儀叅宰路之崇德盛而禮璫恭位高而志愈
約朕若稽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
至道朝元之故事顧瞻群彥紛鸛鷺以充庭有偉宗
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侈榮懷仍節制於元
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煥宗正二
星之躔申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孤之重百辟所

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之舊制節謹度當毋
忘宣尼守貴之言於昭令猷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
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
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典章文物
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
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猷淵遠雅量冲和早
晞沛輔之賢矜嚴有度晚慕辟強之節清靜自娛以
真王紹服於濮園以大將擁旄於雲水振振信厚歸

承平公姓之風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
星之位聿彰滄震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丕隆國本
鋪鴻藻而伸景鏢誕舉邦彛有儔奇英與陪盛禮爰
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絺冕冢車俾收恭於寅
亮珍臺閒館仍自適於燕頤增衍真舍併昭茂渥於
戲大宗維翰朕茲致本支之強三孤弼予再尚期名
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斯無媿以德詔爵之
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

史弼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奉化
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職論
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蚤建皇儲迄成彞典迺
眷服眩良弼夙殫羽翼之深功其敷渙恩以詔群辟
具官史弭遠寬閑而鎮栗剛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
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
持橐於甘泉即橫經於資善琢磨令範斧藻大猷掃
浮雲而開泰清再康天步導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
基乃登籌帷乃穆台宰進則謀謩黃閣以燮諧萬化
之元退則陪輔青宮以講明三善之益展也宗臣之
望凜乎先正之風厲載考於上儀當亟褒於中鉉義

深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賞或忘勞何以示賢能之
勸用晉文階之峻申陪并賦之優於戲日重光而月
重輪既丕昭於令德河如帶而山如礪方首序於元
功惟君臣相得之甚艱而事業當圖於不朽勉摠閱
韞庸副殊知可特授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
封制

朕蚤建儲闡聿脩冊禮黃麾設伏眡元會之盛儀鱗
翼充庭奏明安之雅樂班行悚動朝野歡康既閱宗
祏之休宜錫后家之澤維親賢之莫二肆命數之兼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崇揚于大廷告舜多士具官楊次山著明而肅艾簡
靜而裕和早奮右庠旁貫九流之蘊奧晚聯左戚蔚
為四姓之儀刑自膺齋旌繡衮之華又遂開館珍臺
之佚位叅將相行無改于布帛名在族姍身弗留於
輦轂得遠執避權之體有闔門養重之風惟朕躬親
攬於政機碩后德實多於內助比宣黜明繼照之象
尤資坤載順承之功典策告成邦家切慶若時懿屬
可限彛章其登外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貴
指洞庭之野麾幟不移畫淶水之陽封疆特大置為
異渥夔掩前聞於戲若古訓言佐祿匪期於驕侈

天明畏謙盈隨示於益虧爾其守樊侯謹約之規晞
寶君退遜之節勉有忠荃思保寵榮庶無後艱永有
終譽可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依前岳陽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令
所司擇日脩禮冊命主者施行

奏劄子

臣恭親 陛下以東宮冊禮告成明詔疏恩戚里之
賢寵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然其老
成靜重公論素所推予身為外屬而避遠權勢不居
京師治家教子風聲凜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有意

其賢德風簡聖心故因鉅典之誠特示寵擢臣承命
草制亦能推明陛下所為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
然臣伏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盛為外家
之深戒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
貴盈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
也興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
止夸奢益為觀聽所譏惟二人者其所操持若是故
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為史冊之光臣愚竊謂二人
之言蓋陛下所當知而戚里所當鑒也夫倚伏無
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不可不深圖不可

不豫慮伏惟陛下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
遺跡梁竇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
之福而不蹈滿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臣
以非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
故敢因事陳愚妄希李絳白居易之萬一惟陛下
裁赦臣不勝大幸謹具劄子陳奏以聞伏乞睿照
史弼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
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夙興眡朝夕惕念治攬萬機而兢業若涉春
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于艱

疾之中素冠樂樂既畢禮經之制赤烏几几庸新宰
跼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史弼遠清明而在
重宏毅而粹溫勸相我家世侈旂常之載端誠於國
心逾金石之堅當群枉之橫流伏孤忠而首奮不為
禍福之慮獨激社稷之言掃袂涕於太微乾端澄肅
正少陽於貳極震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
第一方圖夾輔邁服私憂蔽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
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風有
拆衝銷萌之畧雖閔騫至孝歆畢三年之哀而元齡
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徽章論道嚴廊

兼摠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并賦則
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舊典匪予汝私於戲天難
謐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
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為再尚輔予之不逮四事
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
勉行所知無媿前哲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星聯
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師兵之衛惟予圻

父捍我皇家其頌贊書以踈群聽武康軍承宣使殿
前副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夏震性資樸重風槩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
策勲於盟府執戈衛社闕如貔虎之威伏鉞奮忠迅
若鷹鷂之擊心惟奉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推遂司雷
務扈徼道千廬之邃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
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
之使領豈云假寵予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
無越六旄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
甫其思息遇之難疇惜功名之易老惟庶可以飽上

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可特授武信軍
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主者施行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武
陽罷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授齋壇之鉞方渙號之誕敷挂神武之冠勿需
章之亟上若時虓將厥有駿功茲祈解於駸巖肆進
登於尉府敷我明命告于治朝武信軍節度使殿前
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三百
戶夏震少以勇聞晚由忠顯頃屬攬權之始與聞去

惡之謀以號令一衆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
圖王事若多祚領羽林之時繇列校而秉中權自庶
車而陞留務久總疑嚴之護甫顯節制之雄而受寵
若驚以疾來諗念將冀呂蒙之愈莫如聽李靖之歸
庶休精神以便藥石佩秦官之印綬式獎爾勞建漢
將之鼓旗俾仍其舊昨之侯爵豐厥圭畝於戲垂車
而傳子孫雖已後於閒遼闔門而養威重猶可備於
諮謀尚勉衛生毋忘報國可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
度使致仕進封舞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
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 阜陵之近屬存
者幾人有嘉秀即之象賢蔚其未老方賴維城之助
遽騰謝事之章告于大廷敷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
闕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
開府富貴無矜麥之心鳴王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
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佚於祠庭載渴儀刑每塵朝夕
龍旂孤調尚庶幾伯父之來乘馬踞車其敢忘君子

之錫胡云抗牘亟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斯疾重違其志姑遂厥私宜陞亞保之班併衍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浸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可

吳瓌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周任妣之德終古難忘碩中與陰馬之家舊人無幾獨餘一老父列三孤遽謝事以言歸為披章而太息敷時頌冊告再庶工具官吳瓌逮事高皇馮休憲聖

以位則絕九卿之席以屬則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弗懈退遜如廣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若樊宏但欲守謙而全已維太皇之盛烈有大造于我家慈惠宅心端毋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內擅於三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身之未耄猶朕志之少寬迺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渥俾亞維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仍舊服申錫新畬於戲老成國之著龜懿感予之肺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尚保垂車之榮未忘授几之寵可特授少師依前招化軍節度使華國公致仕加食邑七

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三代之教太子必惟端士之求五等以命諸侯無越上公之重睠予昂輔文珣震宮若時祖宗訓謨之書允賴朝夕講論之力既聿新於令德宜優答於元功昨土分封揚庭尊衆具官史稱遠直方以大明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丕昭永世之烈而伊陟格于上帝克篤前人之休自入侍於甘泉即從游於

賢善收威柄而尊王室密贊至謀建儲貳以重宗祀獨陳大議暨秉鈞樞之任益殫羽翼之誠謂將開迪於英猷莫若叅稽於成憲繇藝祖而至真廟源流一道之相承自治體以及邊防渾噩百篇之具在肆因誦說時寓箴規俾元良有得于中猶列聖實臨其上屬周厥帙爰獎爾勞廼屢形考父之恭期必遂范宣之遜勉馳階品僅衍賦輿踵先正賜履之邦示奕葉傳龜之寵若太公於齊姬公於魯有周以表殊勲而呂氏之申韓氏之儀我宋以為盛事載放新渥增煥舊聞於戲父子登庸既萃一門之美君臣相

敕當圖千歲之安朕方惟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
之匪易尚懋播蓄之業永堅帶礪之盟

希懌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

制

朕遵 列聖之撫厚同姓之禮雖雍容朝謁未嘗責
以事功而焜耀寵名或兼榮於將相矧予灑後時乃
宗英其分陝有召公之風其治魯有伯禽之政遽茲
告老寧不疚懷明敷贊書丕聳群聽具官趙希懌出
藝祖神明之胄擢 阜陵俊造之科行若不勝其衣
而有任重之器言若弗出諸口而優經世之材以瑛

源鬻籍之親守圭竇矚儒之行自綰楚東之印迨持
江右之麾悃福無華慕漢京之循吏清靜自定師蓋
公之至言比奏最於全吳俾偃藩於姑孰庶幾坐嘯
之樂可忘卧理之勞廼貢誠忱頌後開燕進班奎殿
賦祿珍臺魯詔墨之未乾已囊封之狎至覽觀太息
訓諭莫回所期爾壽而爾臧詎意斯人而斯疾其膺
元戎十乘之拜併眎上公九命之儀以賁薨喪之歸
以昭麟趾之寵於戲維今人才難得之日有若公族
間出之賢非獨填撫侯邦賴翰垣之重抑亦夾輔王
室倚枝幹之彊碩中道以退休拊予衷而增慨尚其

冲嗇對此褒庸可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進封天水郡開國侯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

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瞻懷西土之功臣雖軍國異容莫與執籙之列而戎祀大事盍均授服之恩渙是明倫孚于衆聽具官王喜性資粟銳風槩沈雄窺玉帳之奇蚤研窮於机畧扼銅梁之阻晚震愴於威名誠存金石之堅功耀旂常之載又揔戎於順政旋効戍於武昌紀律精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談整

居然折千里之衝屬予拜况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闡用荒采邑俾洽神鑿於戲朕敬於事天甯當視以為尊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甯當推以為撫士之方益懋勲庸永綏福祿可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譙令雍加食

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諏曲臺之文展圜立之祀敢言菲德足膺皇皇后帝之歆獲迄曠儀實賴肅肅辟公之相廼睠龍潛之舊厥有駿奔之勞其敷詔恩以洽邦慶具官譙令雍温恭而有恪博譽而好修自我 先皇俾從游

於朱邱迨予初載父司謁於彤闈當眷知未愍之時
抗廉靖無求之節齋壇煥寵悅閱周星祠官清心澹
如一日視執權若將晚已處富貴不以驕人屬祇薦
於明裡俾肅陪於嚴衛念西鄰之禴祭受福既多豈
南陽之故人疏封可後其因舊履更放新畝以廣欽
柴之釐以旌伐木之功於戲賜爵於廟王者之至公
事君如天人臣之明之往堅素履式對鴻休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未皇
大報賴天地降祥之應豐年三垂晏清七政明

滿廼御齋輅廼升嘉壇侍祠數百人咸肅雍於漢時
同姓五十國疇表倡於周盟有偉者英實叅薦猷其
盼贊冊以告昕廷具官師禹志行潔修性資凝粹黃
沅玉瓚挹之而有芬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呂屏
驕倨貴游之習廼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駢旄久安珍
館雖疏北闕之朝謁每問東平之起居北躬太祐之
祠歷裸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覆載之難窮環顧
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茲祀嘉乃同寅其進眡於
孤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皇祖篤宗支之念下
以伸冲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

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所以永令名朕方堅
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母
竢訓言可特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
提舉佑神觀充秀安僖王園令蕪秀王位檢察尊長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
施行

吳琰除檢校少保制

門下朕詠曲臺之儀肆園丘之祀鳴鑾夙駕喜景氣
之曠暝奠璧宵昇仰月星之明睭靈娛來格熙事備
成惟泰元尊既授漢皇之策賜伯舅昨宜均周室之

息其頒贊書以穆師德具官吳琰馮休四姓際遇三
朝遠勢避權蚤踐樊陰之躅煥神養素晚師黃老之
言飭躬期媿美於前修教子蔚為於時用比展宗祊
之謁永懷 祖后之慈瞻長信之宮尚存遺範訪渭
陽之里今鮮近親克有典刑維時耆艾屬歲祠於八
陛賴番衛於九重載嘉忠勤宜厚寵秩叅華孤棘之
貴行食轅疇之豐匪徇予私蓋均帝祉於戲歌成命
之頌朕方勤夙夜以緝熙誼則邦家永孚于休諒惟老
之成敗惟上下共繇斯誼則邦家永孚于休諒惟老
成母竢訓告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保信軍節度使

提舉佑神觀廣陵罷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枝叅扶國棟念昔仁祖馭優荆卽之賢若時泰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莫如睦族而貴老為其近親廼睦耆英宜加異數其敷典冊以諡臣工具官師揆挺信厚之姿蘊醇明之度風流紹

其世美標盟冠于宗盟爵為真王位列孤傳年高七袞德齒皆謂達尊身歷二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惟功在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僅幾人在建初之四王最為稱首念典刑之足尚豈命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采邑於戲錫爾多福匪顓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有資於遺老尚綏眉壽式對龍光可

詔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

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勅門下朕以耿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誘怵而為暴靖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承楚兩罷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燬焚惕名興懷為之盱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

在昔 乾道 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鉗斬

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待朕言而後諭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寬書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跼倘復舊業即為良民棄兵弩持鉤鉏苟知舍逆而效順問田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即安尚惟罷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膺副朕心其楚州衡柳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外其餘脅從等人如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科舉詔

勅門下朕惟我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彥
死臣碩輔多此涂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涼
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非一時賢士大
夫乎故自踐阼以來凡數下賓興之詔思得英傑協
圖康功而前者妨臣崇飾私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
為偽忠亮鯁切之言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
文體浸而不古肆朕更化之後息和說以詎設行闢
正路而徠忠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

大比爾多士其各抒所韞試于有司賢書來上朕將
親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豈第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蓋與周之先王
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澡濯以副招徠之意
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但存
初本

自而前者至徠忠規六十四
字為參政婁机貼去重安今

答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
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
允詔

勅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舍道而一于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為時聞人久踐計省為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為真常伯豈直以是為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盡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乃先正以直道謹言侍從我烈祖著在國史號為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風流未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宗法剛毅之氣擯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駕資其直清故使典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慊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時文部繫甬世官其以家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顧誠餘事焉用多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
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
俾司輔導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
義道德之要必顯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
夙號鴻儒首參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
與其贊貳司戎尚其簿書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
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
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樞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改

仕不允詔

勅具悉知止遺榮為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
猷蔚以舊人儀于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
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為禮盖有三達尊之望初無
二宜去之訛况莫崇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
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歸以行義教于
鄉里孰若優繇在列使名聲重于朝廷勉安厥官毋
拂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乞官
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衛社之忠整戎之畧擢從環列寄
以腹心番務之秩亞于御旄巖陞之權冠于宿衛待
遇之意可謂超軼故常矣卿將何以報朕哉惟恭勤
弗懈足以扞王家惟恩威並行足以齊師律則卿不
慚於居寵朕無媿于知人若夫慮忤物之招尤思引
年而就佚此人臣自全之計非古名將所以自期者
勉承眷倚毋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師異
乞畀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畧三踐常伯四尹神

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
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誅而不懼
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
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
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尚壯而懷歸政
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疆弩垂盡之末於義未慝難
於勉從所請宜不允

穿縞有所不能駑馬之力
已疲惟聞征則以為喜

奏劄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難
之事任云七強弩之勢既盡雖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
客雷孝友乞卑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為高輕去鮑為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于今孳又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廼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辱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為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入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書曾喚辭免除吏部

尚書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有周冢宰之職三公兼之所以統百官均四海非它卿比也若稽古神祖倣定官制為一王灋天官常伯位叙尤高迄于元祐非執政舊臣不在茲選朕更新萬化于今三年真拜是官四人而已顧不重哉卿方嚴簡重有先正之風忠亮篤實為通臣之表間以大司寇兼筦銓衡鑒裁之公達于朕聽予維寵嘉之即命為真非卿誰可覽觀來奏殊異所聞謂方蘄去之堅懼有圖遷之誚夫引疾以勾閑卿志也登賢以自近朕心也卿欲必行其志獨不當

體朕憐恤之心乎亟其祇欽毋違朕命所辭宜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捐軀殉國之忠有戡難靖民之畧誠節昭著動庸赫然久欲過山甫之歸重借寇君之願故易宣威而開制閫仍秘殿而加大名所以尊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崇則賤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國常典而卿辭之至再何邪勉循已定之規

懋建無窮之利使邦人懷葛亮之愛而夷倍畏德祐之威豈不韙哉所辭宜不允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官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勅且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悌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麗之衆庶典禮義廉遜之風事民苟相安卧治可也遽求間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

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思命不允詔

勅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倍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々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閭々尺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先考所知以傳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汪想奉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若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
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
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黃髮則用所德
老成之士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
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
致諸老意實在此矧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劉毅之節
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
望歛然宗之高卧十年肯為朕起海內屬目欲覩所
為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

未至歟不然何去之采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于經
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
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况以志却氣則何戒得之
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未底厥成所
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
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
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

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
二府雖弭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
不窮之益况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
殆上天畱以輔予俾斯世臻于極治倚毗方切去就
豈輕獨靈光巋然庶幾為魯國之鎮彼赤松游耳難
邊遂畱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塵妻請所請宜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弭縫輔贊
何所建明拜跪步趨率皆強勉十日所
視一心靡寧矧同召之三人今惟
存於隻影覩顏在列歸夢無形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

路安撫使節制淮東軍馬畢再遇乞畀一在外

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收人御
衆之任注懷既厚屬望豈輕迺者盜發所臨聲搖旁
觀迄憑指縱屢以捷聞朕方操予奪之柄以馭臣明
賞罰之公以示信爾庸既茂方且圖之何疑上章歆
賦祠廩况今創殘未復愁歎尚啟還定撫摩責在師
帥又勞念佚他人可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
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

乞還官政退老立園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為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辱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沈作賓乞昇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廼者地官以缺貳聞顧詹在廷弄印莫昇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為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為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翰林詞草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翰林詞草

答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
師史稱遠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推恩特轉
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承宗廟之重惟稽古建我元子于東宮
粵二年秋躬即大慶行冊命禮鐘鼓在虞衣冠在廷
洋然和氣充塞上下俾朕得以垂萬世休無愧祖
宗付託之懿者皆吾大臣輔贊力也知以宏深正大

朱才

之學端亮純一之誠夙簡朕心從游資善迪我儲德
底于光明密決大計以安天下遂繇賓傅并亞維師
教諭德成既顯且久未有丞相若第進一官姑循
故實顧朕意猶以為憚而卿欲辭之得乎亟祇渙恩
毋遏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
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婁机正議大夫
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
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
節辭免 皇太子受冊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

舍不允詔

初具悉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更化
之始首建儲闈宗祀之前舉行冊禮宏休懿錄照映
古今神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組青
宮既殫出入諭教之勤復與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
錄謂典章何傳不云序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
朕安天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祇承
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
撰兼太子詹事曾喚辭免以

皇太子受冊了畢本宮官吏等各與轉一官恩
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建我元子于青宮屬知來歸寘
在詹省以方嚴蘇裕之德翼恭敬溫文之美今三載
矣冊禮告成恩徧寮案豈以端尹之重而可遺乎卿
其祇服徽章益思所以輔吾子固萬世盤石之基是
惟朕屬任之意控詞雖力義不可從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脩國史實錄院
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辭免該遇

皇太子受冊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日吾元子之在資善也卿以當世儒先橫軼
左右蓋於火燃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漬之功越既
升儲徧歷宮案迪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勉之以居仁
由義之道從容啟沃裨益孔多朕方嘉爾之勞思所
以表厲而未遑也禮成增秩亦維其常何必撓謙番
我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遠辭免

皇太子受冊畢本宮官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古之論教太子者必以選左右為急朕既參

稽古誼正少陽之位又擇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
翼之唯卿以淵源純粹之學服在茲選實能以正言
正行啟迪儲德國本彌固卿之力與為多焉典冊崇
成例俾增秩雖名節自礪豈有望賜之心然功庸不
報亦非待賢之誼往承朕命毋煩固辭所辭宜不允

來奏云辱在近臣當存體國之
誼敢同羣吏俱懷望賜之心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衛涇辭免

皇太子冊寶推恩以昨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褒德錄賢不以新舊殊其禮論功行賞不

以中外二其心卿名高一時學貫千古捐身闕策
裨更化之宏規造膝輸忠與決建儲之大議暨陟
丞之任首參賓交之聯正事正言效見聞而無隱重
暉重潤資故沃以居多屬時典冊之告成載念勲勞
之當紀豈其居外而可遐遺第晉文階式昭春意毋
徇謙樞之素亟惟渙渥之承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

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免更化之後親祀南郊

禋事備成慶均中外安丙衛涇俱以近臣宣勞

藩閩各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其悉昔周天子有事于先王於齊則賜之胙於魯則歸之脰豈非股肱王室之重則當同其福祿之休日朕裡典告成均慶中外維西有蜀維南有楚皆以近弼作予元侯勲名爛然並著竹帛予維甌嘉之壬子制書命進崇秩亦周褒齊魯之意也今卿抗章不拜顧以天道虧盈為言夫五服五章以待有德雖云朕命實本天心朕固匪出於私卿尚何辭之有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安丙
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勅其悉朕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自更化以來分命通臣付以藩閫俾之拊循兵民填奠疆場戎干載戢穡寶用成庶幾無外顧之憂矣於是抗嘉壇秩元祀典禮具飭神人允諧顧惟屏翰之勞奚止駿奔之比此優隆之典所以獨施於吾重臣也今邊候底寧民物孔庶卿其益務綏靖以稱朕心命數之蕃方自茲始曾是一秩而可辭辱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中大夫樞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乞許歸田

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昔者忠臣以言去國有雷沓不偶而終其身者有投閑未幾而還踵登用者公道之開塞率於是焉占之朕丕承祖宗崇尚謹直凡自初元以來繇論事去者更化之後亦有存而未召召而弗用者乎惟卿蹇又匪躬名在諸儒之右首觸權倖一去十年越既來歸寘在經幄從容獻替朕甚嘉之間由貳卿進攝宗伯鳴珮澤芴出入闕庭使薦紳大夫相語曰此慶元諫爭之臣嘗詘而復伸者也激高風而勵頽俗庶其在茲卿方懷歸殊弗吾意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感疾乞許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昔太公既老猶起海濱番侯雖病彊輔太子朝有華髮之良國之福也豈以晦明風雨之不常而輕聽其去哉已詔有司予卿朝謁之告知其顛精神近醫藥以自輔歸禁之請朕未欲聞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十日

賜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三孤之官貳公弘化朕未嘗輕以授人也而

况茅土之封自元豐命曹佺之後施諸后族越不
過六七八人今朕因青宮冊禮之成既擢卿于亞保之
位又以累朝待元舅者待卿可謂不世之榮殊常
之遇矣非卿老成靜重蔚有令德朕敢以天官為私
寵乎往祇朕恩圖所以稱此者循牆之避宜畧常文
所辭宜不允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東都有賢戚曰陰識以椒房同氣之重
而能謙冲自處為世祖所嘉尚每指之以敕戒貴戚
激厲左右焉今朕有卿亦猶是也儲闈受冊推恩外

家顧惟親賢疇出卿右三孤之拜王社之封所以保
表耆德為戚里勸也朕命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
允

賜潭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兼
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辭免

皇太子受冊了畢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嘗閱東都之史見明德馬后撫育儲嗣之
功著在簡策焜耀來世未嘗不深嘉而屢歎也粵予
元子蚤正春宮保惠扶持備殫勞悴皆至哉坤元之
力其眡漢事尤有光焉典冊告成疏恩外屬惟卿伯

仲夙著賢稱富貴無自滿之心忠孝有兼全之節若
時畱務實亞齊旄肆繇察廉並命褒陟書不云厚用
德彰厥善朕之寵卿蓋庶幾辱此知其何辭所辭宜
不允

賜朝請即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
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川蜀待闕州郡差遣不

允詔

勅具悉昔蕭望之以諫官補郡吏不忘雅意之在本
朝呂元膺繇給事守同州復以讜言而畱左右朕惟
宣帝憂民之切不如憲宗納諫之明若時近臣可使

云卿以有用之學不窮之材冠多士於臨軒之初
榮涂於更化之日其侍經幄以正道沃朕心其攝
瑣闥以忠規裨朕聽方有賴批鱗之直可遽為此馭
之行其安厥官益勵爾操使朕無愧元和之主卿亦
有光先漢之臣何必守藩乃為報國所請宜不允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錢
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以保依前觀文殿大學
士充醴泉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建儲之始稽用舊典命二三大臣並職輔

導于東宮卿以台衡之尊兼師傳之重須眉皓然衣冠甚偉有如綺里之侍宴席間惻惻屢有諫正又如張輔之在經帷朕甚嘉之雖去國之久未嘗忘也肆因顯冊之成命晉孤卿之秩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朕心益庶幾焉毋庸固辭弗我春意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喚乞令謝事歸養沉痾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昔之賢哲輕棄軒冕勇往不回其說有

二或時君信道弗篤不足與有為或同列甚賢者多不去則有咎故二疏享知止之樂香山全退傳之名今朕虛已待賢常若弗及衆正在列不以小人參之士而無志當世則已苟誠有志可失斯時况卿位冠從臣責任不為不重職居宮尹寵遇不為不優一旦浩然欲去朝廷而傲山壑固足以遂卿考槃之志獨不使朕獲權輿之譏乎所請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還服制不允詔

勅具悉在昔昌陵興帝王之業惟時趙普建社稷

之勲奪象情於艱疚之初蠲起復於祥除之日未聞
有請欲許終喪茲故實之甚明在信書而可攷卿為
碩輔繫國世臣以忠純不二之心奮剛毅必為之節
力陳至計正儲闡少海之尊躬蹈危機安宗廟泰山
之固粵從人望登拜台司有調娛中外之功有經理
久長之策豈容頃步輕去朝廷矧禮極哀榮既事親
而無憾則義均休戚在體國以宜先益堅致主之心
庸副教忠之望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京西湖
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

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荆襄上游屏蔽南服間者邊事之興被
兵為尤甚生齒流散田萊多荒蓋嘗喟然而顧而歎
曰孰能為朕勞徠還定俾復其舊乎卿以法從之英
首任閩寄撫柔遠近得江漢之心政聲流聞朕意以
懌維 昭陵圖書之府遠在兩清俾卿職其間庸示
風勸徃服朕命益緩吾民庶無負褒末之意尚何以
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
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卿世秉鈞衡
夙懷壯節以身殉國昔嘗捐家族而弗辭移孝而忠
今可執親喪而為解矧歲月將臨於祥禫而哀榮備
極於始終其在卿心夫復奚憾顧今朝廷之上有宵
旰之憂朕方喟然思與濟此尚念倚毗之切勉恢康
人之圖庶允答於民瞻亦有光於慈訓所請依已降
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年齒

衰耄疾病易生乞許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為天下之老有大臣之風越從衆言
擢在二府所資從容論道之益非有奔走宣力之勞
何為上章欲致厥事昔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
衛武九十在位而以禮自防卿年雖高未至於是其
思國計之重甚于身謀民瘼之慘急於已疾勉徇大
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半月

來奏云有不
堪奔走之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

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乞效官偏壘不允詔

勅具悉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祿者分人

之憂卿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茲多事之際當以盡
瘁為心云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靡盬詩人有不
皇將母之歎今卿所遇固異于斯進則啟沃朕前退
則怡愉膝下苟能報國自足悅親尚思勉於功名庶
兼全於忠孝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辭免
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我朝之舊章最得先王之遺意以道揆
權法守故能昭令人情之公以儒者議刑名故能深
原天討之用長我王國不在茲乎卿蚤踐朝行久勤

屬筆晚參政路嘗與提綱惟心平可以酌律令之重
輕惟學博可以訂古今之沿革茲焉申命豈謂得人
勉終已試之功毋以不能為解所辭宜不允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充福建路
安撫使葉時乞畀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前日守將屢易之弊至於居官數月輒
遷有新故更代之煩而失上下相安之美朕甚厭之
故嘗深念縱未能復唐虞九載之制獨不可因任賜
書如神爵五鳳間辱卿性資粹明學問淵博頃勞灑
從出鎮全閩以忠厚及物之心施平易近民之政曾

未期年遠近愛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卿既庶
幾乎此矣顧不少留以緩朕赤子可虞勉安厥官毋
拂朕指所請宜不允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都統兼
知揚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畀在外宮觀差
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帥之
臣克自祇畏雍容進退不失令名者曾幾人哉蓋矜
功則志易驕怙寵則身易危其勢然也卿拔自我行
父董師律威震夷貊勇聞江淮而能慕古人知止之

夙察天道虧盈之戒便朝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
功名之間矣然而旅力方劓精神尚強當勉未為之
勲業益思無負於恩榮姑徐爾歸往聽朕訓所請宜
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
乞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月正元日眡群臣朝當三陽彙進之時
惕然有感於易之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然則老成耆德之彥其可使之輕去也
我卿質直敢言清脩有守方資雅望以重本朝矧蹇

叔之力雖愆而楚丘之謀始壯尚其祇服毋替告猷
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州府劉甲乞許
納祿退安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 元祐忠賢之世鮮或有聞西州人物
之宗今其餘幾卿洪毅有守篤實不欺器能適用於
閒暇之時風節自持於變故之日頃繇南鄭易殿東
川甫及期年稔聞報政鄉閭非遠初何殊晝績之榮
精力尚強毋遽羨安車之樂勉綏民瘼庸副朕懷所
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
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為國者必有文武兼備之賢威名素著
之彥使之端委廟堂圖議帷幄然後足以弭未形之
患收無競之功卿器度恢洪材猷英特廼者總戎外
間風采隱然暨登樞筵備罄忠荃今雖潢池之警蕩
滌有期朕心所憂正在賊平之後維持鎮定方將與
大臣圖之而卿遽請奉祠以求自佚非所聞也矧卿
德望並隆中外所恃當身任經綸之責可輕為去就
之謀勉聽朕言勿墮再請所請宜不允

奏劄云今幸
皇靈遠暢

賊蕩平甲兵之問
浸已罕少云云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
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乞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西州拳勇之英名徹朕聽擁旄仗節極
將帥之榮必能忘身乃可報國今疆場晏然非有執
干戈援枹鼓之役也惟公惟廉以勤撫我士卒使戎
政日肅武備日修則優繇折衝可以忘老遽求閒退
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
子賓客宇文紹節乞昇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勅具悉朕惟人主用賢之功必悠久而後見大臣體
國之誼豈進退之可輕卿靜重有謀沈深能斷自登
簪橐清華之選即值干戈倣擾之虞屏蔽江淮蕃宣
襄漢牧人御衆有寇恂之材治軍理民兼武侯之畧
參稽輿論擢貳樞連鎮撫四夷正藉威名之素調娛
萬務方觀智識之長疊覽來章遽祈去位豈有能應
變於昔者紛紜之會而不能運籌於今茲閒暇之時
舍朕而歸其義安在尚念倚毗之切勉恢經濟之圖
期斯世之舉安雖退休其未晚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充利
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
安丙乞昇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慨念坤維邈在萬里非威名夙著不足以
鎮服物情非智畧有餘不足以酌酢事變故專任卿
以一面之責庶幾寬予西顧之憂遽覽來章首陳故
實反復申繹為之憮然知卿誠悃之深有如皦日顧
朕倚毗之切方若長城其體至懷少安厥位所請宜
不允奏劄云祖宗舊制不以蜀人為大帥云云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納祿

不允詔

勅具悉卿誠於衛上為朕之信臣老於治兵為時之
良將既越衆人而登用豈容一旦以告歸矧今師律
浸修戎容載肅輕裘緩帶何禦侮之勞雅歌投壺有
從軍之樂縱令自佚何以過茲為國折衝蓋無踰老
臣者引年謝事豈所圖將軍此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燕太子賓客樓鑰乞再
挂衣冠不允詔

勅具悉卿自去夏以來救致告歸之請朕言誠悃非
不欲從顧念國計所關為說有二大臣之道固匪一

端至於合和朝廷調一天下非存心忠厚如古之吉人持論寬平若漢之長者則不足與任此卿於二者蓋庶幾焉其不可去一也朝有大政國有舊章孰咨謀繫我元老其不可去二也今雖紀綱畧定中外向宣以若建長策以起治功護元氣以固國脉兢兢業業正在斯時卿當勉番力輔不逮遽求自佚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巖辭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宮觀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皇建極以恕及人苟或取一節之長不

暇計平生之素其為忠厚殆過古初卿曩自周行躋登要路方進長西樞之日益與聞北伐之謀雖不能折王恢首事之非而粗知守魏絳和我之利物論固多於歸咎公朝寧過於用恩既予真祠復還舊職與人求備朕不忍為居寵思危爾當知戒第堅圖報焉用控詞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脩玉牒官章穎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朕之就傅也先皇帝妙簡一時之望以從我于潛藩琢磨以道誼漸漬以經術蓋無異商宗

之學其盤漢皇之得四皓也今其存者尚復幾人登
進褒崇詎容或後卿正大之學足以格君清修之行
足以勵俗中緣直道去國有年肆其來歸擢侍經幄
閭閻惻惻動寓忠愛眼前為有加焉文昌六卿禮最
高選載疇已試即念為真朕於故故尊賢庶幾兩得
之矣抗章求避豈所圖於卿者哉所請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
工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士大夫有以風節自持道誼自任標望

然為人物之冠者其在清明之世豈容進用之未
至哉卿以洪毅任重之資博洽多聞之學寔似先正
為時名流中緣直道見嫉群枉澹然自守士論宗之
更化來歸寘在禁近朕心資其啟沃儲德賴其緝熙
參稽師言擢掌事典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薦紳方
屬目焉亟行所知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
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吏部
尚書兼太子詹事日下供職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職總三銓文昌為重地鄰六傳端尹為

高以卿頃佐治官擅精明之譽久聯中護多輔導之
功肆加二命之榮蓋極一時之選允諧衆望焉用牢
辭夫綜叙人材不在身言書判之末緝熙儲德豈以
章句文義為先有崔毛之行然後足以銷浮競之風
有園綺之實然後足以廣見聞之益非卿不能任此
非朕不能用卿亟其祇欽益究所蘊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致
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日卿引疾自言求釋政務朕嘗以二不可論
矣今曾幾時復有是請夫正人治之表也昔艾民

之望也卿之在朝屹若山嶽鎮靜無作而群目自瞻
去就之間其可以易昔楚丘生有言使我拔距投石
則固老矣若深謀遠計則吾始壯也以卿之聰明彊
力獸不當以是自許虜勉為朕晉母復言去所請宜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
黃由乞畀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遭時行道君子之盛心徇國忘家人臣
之大節故爵隆則務極其報任重則靡顧其私卿被
遇祖宗為時耆舊其在潛邸以三善而翼朕躬其居

後班以一言而平黨論雖屢更於藩屏每欽佇於儀
刑比趣來歸訢聞入告闡溫厚之文以華國典廣哀
矜之指以洽民心方懋簡知遽祈閑退夫朝廷之事
重於閨門君臣之恩深於伉儷豈以悼亡之故遂虧
盡瘁之忠勉服官常以慰人望所請宜不允

來奏臣
妻胡氏

今以疾
亡云云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壁辭免復元官宮觀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寔難弗
忍使之終棄卿傳家之學貫乎古今憂世之心形於

辭色曩參駿假屬值多虞處群小橫流之中而有陰
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
况其遄返於虜迹嘗欲挽回於兵釁謂世讐固所當
復而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
之决迄成解瑟之功藉其忠勤厥有本末茲博參於
清議爰盡洗於丹書既復文階仍頒祠廡以示原情
之典以隆念舊之恩毋庸控詞尚克知報所辭宜不
允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湖北路
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乞許奉

祠歸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填臨兩路出入四年雖用人之道勞佚宜均顧制閩之權重輕所繫與其勉後雅志歸尋故里之安孰若因任老成增長長城之衛矧卿負材獨異簡睠特深父子一門繼處嚴徐之近侍弟昆三鎮雄分魯衛之大邦恩隆則報稱宜先任重則倚毗滋厚尚體朝廷之意益綏江漢之民式佇逆歸奚煩忱請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趙師瓘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 祖武之啟中興今垂百祀以宗盟而位常伯僅止四人卿韞識通明負材超卓夔陟文昌之通列有光屬籍之前聞朕方招籲群英作興庶事耆德之彥猶多就列以赴功同姓之卿其可便私而去國尚勉靖共之操以酬春遇之恩何必告歸乃為知義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祿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戴馮以說經不窮居侍中之職晉戴逵

守道難進論者以為宜備東宮之官朕惟卿學問淵博號諸儒之宗履行端醇負當世之望是月擢登文昌兼任詹省進則以忠規裨朕聽退則以經術輔吾兒朕之待卿者蓋不薄矣云胡引疾亟欲求歸載閱來章殊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京菲之質日親萬幾賴輔弼之臣共為一禮每推誠而任責期措世於不平以卿剛毅質直有古人之風博厚魁闕有大臣之度擢在二府干今

五年其於貌體之隆初無毫髮之間歆行所志可失斯時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為聞之撫然甚用自媿矧今外虞雖弭而元氣未充多事甫平而長策當建迨天之未陰雨宜謹豫防若水之無津涯政須同濟徃思底義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綠直學士院兼侍讀黃由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昔事潛藩居多忠益暨登法從厥有仁言當重華違豫之時朕獲以綠車入侍伊誰抗議卿寔開先此

其有功國家者一迨夫權臣竊柄私意日滋郡邪翼
之和附如響而卿獨傲正論以鈞黨之禁為不可與
深遏衆言以發策之戇為不必問此其有功士類者
二夫上則效忠於君父下焉弭禍於縉紳有臣如斯
朕所嘉賴文昌帥屬經幄侍言正須老成宿望之英
日有直亮多聞之助舍朕而去於義可辱所請宜不
允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何澹再辭免差
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其悉昔周公以叔父之尊而分陝服畢公以四時
之弼而尹東郊古之大臣宣力王室潤澤生民不以
老壯二其心蓋如此矧時之舊德國之宗工出處之
間輕重所繫茲庸畀卿上流之寄庶幾寬予一面之
憂謂宜遄驅乃以疾諗當時寒而遠後朕固有惕于
中為民瘼而一行卿亦何辭之有亟承詔諭勿重有
陳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
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曾從
龍乞界祠祿或待闕便鄉州卻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士考
賈誼治安之策輔導太子必以正人卿性資端良學
行醇茂持衡銓部共稱鑒裁之公橫帙諸闈居多啟
沃之助雖當盛年晉用之日蔚有碩德老成之風方
懋簡知豈容輕去况進則雍容于禁闈退焉密勿於
親進顧非有北山之勞初何廢南陔之養尚其祗服
勿復言歸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